農巖續集 上

行狀

農巖續集卷上目錄

行狀

農巖續集卷上

行狀

先府君行狀上

高祖諱生海信川郡守贈議政府左贊成

妣完山李氏贈貞敬夫人

曾祖諱大孝三嘉縣監贈議政府領議政

妣廣州李氏　迎日鄭氏　完山李氏並贈貞敬夫人

祖諱尚憲議政府左議政謚文正公世稱淸陰先生

妣星州李氏贈貞敬夫人

考諱光燦同知中樞府事贈議政府領議政

妣延安金氏贈貞敬夫人國舅延興府院君謚

懿愍公諱悌男之孫淸州牧使諱琜之女

府君諱壽恒字久之號文谷金氏出自高麗太師諱宣平當麗太祖初興以古昌城主佐破甄萱策勳爲太師亞父歿祀古昌郡社古昌後改安東子姓遂以爲籍其後八百餘年冠冕不絶至文正公暨伯氏右議政文忠公諱尙容並立大節益爲名族府君以己巳八月初一日巳時生于京城大寺洞外氏第五歲

金夫人棄背鞠于外祖母鄭氏八歲受書已自勤劬
不煩訶督文正公時在安東書寄九容四勿以勉之
十二歸安東始學于文正公自是課業兼人文詞驟
進文正公亟稱焉未幾文正公被拘虜中府君亦隨
議政公還京師十七試頖宮居首大學士澤堂李公
大加奬勉且謂人曰今番司馬試必以某爲壯元可
洗科場纖靡之習俄而果魁進士府君時年十八自
以弱歲冠多士深懷畏懼間數年不就場屋專精經
史以自培壅辛卯九月　孝廟初謁文廟試士府君
擢文科第一人卽日臚唱時已曛黑　上特輟御燭

以賜白江李公敬輿爲讀券官致書于文正公曰忝冒貢院賓賀得人卽拜成均館典籍改兵曹佐郞差實錄廳郞廳兼春秋館記事官尋爲 世子侍講院司書壬辰春拜京畿都事冬辭病罷尋被敘癸巳春拜侍講院文學司憲府持平會值天變講弭灾之策獻議立根本以固 聖志絕私慾以修 聖德戒喜怒以愜 聖量致緝熙以進 聖學開誠心以待羣下布公道以收賢才嚴宮禁以杜私逕廓言路以來忠諫固邊圉以禦外侮擇守令以恤民隱毋以朋黨而疑正人毋以過激而挫士氣毋使宮奴出外方以

絕歛怨之路毋令中官主 御供以防宮市之漸凡
十四事後因事自劾免俄又拜司諫院正言時本院
劾吳挺一前爲平安監司稱疾廢事旣得遞疾輒愈
意在厭避覬免其弟挺垣爲正言託引嫌分疏語無
顧忌府君斥挺垣不避形跡張皇訟辨國家之置臺
諫豈但使營救父兄以濟其私會憲府同日發此論
上遂敎曰此豈兩司俱發之事如此之習予甚痛
之退而惕念府君自劾請免有曰臣等之所惕念者
只恐紀綱日壞廉隅日喪耳 殿下不痛挺垣縱恣
之習而痛臣等欲重臺閣之習竊恐 殿下之好惡

未得其中也玉堂請出仕　上特命遞差於是兩司皆自劾而府君獨被遞蓋以辭意勁切也六月又拜正言初掌令徐元履以禮判李厚源私其從隷囑憲長罪禁吏欲論劾之諸僚謂李公非爲從隷請囑者特惡禁吏受賂故縱偶言於憲長耳不宜輕劾徐公遽盛氣自列詬斥憲長以下類多情外語　上旣深喜徐公論事不畏重臣且疑李公實有私而諸臺共爲其地嚴旨切責憲長以下並削奪官爵李公亦罷職政院及憲府爭之　上又連下嚴旨至是府君上疏極言譴罰之過且曰　殿下每以國有常刑試思

爵祿爲教惜乎駟不及舌君臣之間尊卑懸絕雖以誠信相待猶患情義之未孚況可縻之以爵祿怵之以刑戮乎　上怒命特遞政院覆逆還仍府君卒辭免秋中文臣庭試賜馬尋復爲正言乞暇歸覲楊州遞冬拜典籍以書狀官赴燕甲午三月復命道拜弘文館副修撰陞校理移吏曹佐郎陞正郎差　國朝寶鑑纂集郎廳兼春秋館記注官秋兼侍講院司書校書館校理漢學教授大司成金公益熙建議置四學兼教授極選朝士有文學者爲之府君得中學兼侍講院文學乙未拜校理俄還吏曹賜暇讀書湖堂

湖堂廢久矣至是始復古而府君首膺其選大學士蔡公裕後特賞府君所爲詩有相傳之意九月遆吏曹及講院歸覲議政公于清風任所冬還朝拜吏曹正郎丙申春復兼文學應旨上疏論八事曰 聖學雖勤而未有進修之實 聖志雖立而未免物慾之撓求賢非不切而誠禮未盡愛民非不至而侵役多端乾道日亢而上下否隔言路杜塞而諛佞成風摧傷士氣而士不知有名節嚴刻刑法而人無所措手足 上優批嘉納尋陞議政府舍人兼春秋館編修官改弘文館應教歷司憲府執義司諫院司諫司僕

寺正兼侍講院輔德秋中重試第二名陞通政大夫
仲氏退憂府君亦同榜同乞暇歸覲淸風未幾拜刑
曹叅議承文院副提調遷承政院同副承旨十一月
承召還朝丁酉陞右副夏遆拜兵曹叅知轉吏曹叅
議秋復入政院敘陞至右承旨被叅玉堂辭遆未幾
拜司諫院大司諫以方在推勘中自劾免冬復拜大
司諫與同僚應旨進言極論寅畏天戒講學躬行任
賢聽言愛惜人才惠恤民生之實　上荅曰旨哉言
乎可謂愛我矣無顯微而極言不諱苟非至誠何以
至此有鄭之問者曾在光海朝累上廢　母疏其語

絕悖國人藉藉傳誦而後輒挾醫技出入薦紳間識
者痛焉至是兩司俱發按律之請　上不從旣久始
下大臣議大臣請覆覈金吾文書旣又以原疏見佚
將白脫府君遂與同僚自劾因極論大臣議不是金
吾文籍不足據後　上因答憲臣之啓深斥府君辭
意過當府君又自劾不許尋引疾辭遞已又拜大司
諫吏曹叅議未幾辭免戊戌二月以平壤延慰使西
行還拜禮曹叅議夏爲左承旨改副提學退憂公拜
校理府君以兄弟同館官序不便辭不許秋移大司
諫十月議政公疾甚辭遞以便救護尋還副提學時

同春宋文正公辭遆憲長府君上疏言國家所重莫如政曹法府　殿下旣以銓衡畀之宋時烈矣至於秉憲振紀非宋浚吉莫可而今因其控辭便卽許遆禮遇不迫之意則可謂至矣其於爲官任賢之道何如也臣謂宜卽反汗仍申前命　上從其言卽復宋公憲長已亥元日上疏進戒畧曰自已丑至今已逼一紀之期大國五年不翅倍之矣天星將周時運未回　殿下春秋雖富亦過不惑之年語曰人不再壯歲不我延進德修業必須及時時過之後雖欲勉焉亦何及也伏願　殿下始自今日劃然改圖毋以年

邁而自沮毋以世降而自畫惜大禹之寸陰法成湯
之日新立志則如矢必鵠勤學則如渴於飲逸慾之
萌必若窒澤忿怒之發必若摧山畏天威則如常對
越恤民隱則猶己痌瘝履氷於居位轉圜於從諫一
念之差失一事之過誤務皆猛省而痛革毋或貳過
而頻復至於姑息暇逸之念不容一毫留心斷然以
堯舜必可法宣光必可追則吾東大業之基其將自
此始矣嗚呼寒盡而春生否極而泰來理之常也歲
終陰剝而天道必復艱難悔尤而邦運必昌此在人
主轉移之如何耳夫元朝者一歲之更始也品彙復

萌坯蟄咸振天地生生之理於是而權輿今 殿下
新經疾病戒悔之心方切日接儒賢緝熙之功益進
此亦 聖朝之一更始也因是而擴善端因是而運
治化如和風噓而斗杓斡則裁成位育之妙可與天
地參矣 上答曰旨哉言乎昔衛武公年至九十而
不懈予雖不敏可不書紳而體念焉尋遞爲右承旨
五月 孝宗大王上賓山陵畢以寶篆書寫勞陞嘉
善中官監修理者怒工曹叅判李時棋不爲禮笞其
從吏臺官論請罷職以懲其横 上不允頃之復命
罷推時棋以蔑視君命指囑臺官爲罪府君與同僚

繳論之 上怒下嚴旨因問倡始之人再問再不對
且以不見信於 君父待罪批旨益未安府君退又
上疏請譴 上尋亦悔之遏批慰諭庚子夏右尹權
諰上疏救尹善道且謂須先宥善道乃可論還宋浚
吉時宋公新退去 上方念無以追還即命政院以
諰疏所言者傳諭府君啓言善道陰凶之狀輿情之
所共憤兩司齊發論以極律豈可因一人之言沮遏
方張之論乎善道既不可宥而不宥善道但諭宋浚
吉又非諰本意傳諭之命不得奉行矣且觀諰疏以
善道爲敢言之士善道之搆誣兩臣姑置不論至於

上犯 先王之悖語亦可謂之敢言乎不料其言之
乖戾一至於此也 上遂寢其命旣而諰被臺論退
歸 上命史官傳諭勉留怒當直承旨朴世城不時
奉行下吏究問府君時在祈雨祭所旣卒事卽上疏
言昨日本院啓知權諰之去也臣意以諰方被斥於
公議其去留不必 上聞初頗持難傳諭命下之後
使臣在院則其不卽奉行與世城無異矣何敢自幸
其得免而强顏苟冒乎且 殿下臨御以來接待羣
下誠意無間今遽以侮君逆命爲世城之罪在院同
僚力請還收則反下營護之敎人君一喜怒關係甚

重誠恐今日此舉播諸四方必將大駭瞻聆臣之此言非敢一毫爲世城地 殿下若又以營護疑之請亟治臣罪明日入對又申其說請刊去傳旨中過當語 上不納五月差實錄廳堂上兼同知春秋館事七月兼藝文館提學議政公疾劇再疏乞免只遞承旨八月拜大司成禮曹參判兼都摠府副摠管間爲副提學冬拜吏曹參判辛丑兼同知經筵成均館義禁府事承命藏 孝廟實錄於茂朱赤裳山十一月復命壬寅正月辭遞同義禁先是持平李之翼論李公一相受湖閫米船其事殊孟浪府君嘗同諸大臣

入對言之及後究覈果無實狀而之翼復入臺持前
事益急且斥諸臣朋比壅蔽府君上疏自列極言之
翼熒惑傾軋非正士至是之翼以前事就理對簿言
營護之人冒嫌治獄蓋指府君也府君再上疏辭遞
三月擬考官病未赴召特命罷職會文衡缺時先進
老成以文學名者甚衆而府君年最少又方在罷散
然衆望皆歸府君遂特敘拜兩館大提學兼帶如例
府君三上疏固辭不許五月拜司憲府大司憲移都
承旨吏曹叅判秋擢拜禮曹判書兼帶並如故府君
益恐懼退讓三上疏力辭　上輒優批不許後又牌

召府君始黽勉出謝冬虜使至承命迎送于灣上鄭
公知和時爲關西伯他日歸語人曰某公不動聲色
而一路自然畏憚可異也癸卯兼都摠府都摠管知
義禁府事無何拜大司憲退憂公方爲大司諫府君
以兄弟不宜一時並長兩司辭不許旣而因事自免
復拜禮曹判書秋移拜吏曹判書大司諫徐必遠啓
言雖有才望年太少遂命遞改俄拜大司憲累辭並
乞解文衡不許與同僚應旨上劄言勤　聖學通下
情待賢儒恢言路嚴邪正陰陽之辨審喜怒公私之
端損上益下恤刑伸枉策勵羣工振肅頹綱凡九事

先是諫院論內官梁達源訴辱朝士請廷尉問 上初命罷推及達源對簿自明又下憲府覈處府君謂此事不但本無可覈覈之是爲不信臺閣覆啓直請勘律 上怒下嚴旨責令依初命施行府君率同僚啓言達源之訴辱士夫非隱微事也緘答之辭巧飾欺蔽 殿下不能無惑至下覈處之命臣等待罪風憲决不可苟然奉行故敢有所覆啓而 殿下又責以無據是自明之言信於公論執法之臣輕於宦寺也且臣等雖極無似職是言責如有骫法不職之罪則直斥而譴罷之可也今乃置之其職而强之以不

可曲順之事在　聖明待臺閣之道恐不當若是也
因請罷免於是玉堂上劄請出仕府君被召不赴再
引劾得遞遂拜刑曹判書以不習吏事辭不許十一
月拜吏曹判書再召不赴上䟽辭不許虜使歸承命
伴送至灣上而歸甲辰四月在政廳被嚴旨譴罷先
是徐公必遠與尤齋宋文正公爭論金萬均避祖母
讎不見虜使屢肆詆排語多不韙臺閣頗有論劾之
議而尹衡聖趙遠期後先持之遠期尤苟且依違是
非無主公議非之銓曹先已擬衡聖外邑及是又擬
遠期通津縣監　上怒特除遠期持平又黜補李奎

齡趙聖輔北邑二人皆嘗欲論衡聖遠期者而是日
政又皆擬臺諫故　上特黜之繼下嚴旨曰銓官之
縱恣無忌擅用威權未有甚於近日於是政院玉堂
請對力爭臺諫亦以爲言皆不聽尋因大臣言只命
遞職遂授副護軍仍前兼帶府君不敢在城裏卽出
江上轉至石室書院終寓果川之盤溪其後同春宋
公上疏言銓曹諸官皆年少名流驟蒙寵擢方思砥
礪名節激揚淸濁中外想望風采但聞其恪勤未見
有專擅之事惜乎　聖教出於忿懥不得其正也六
月拜禮曹判書辭免遞朝議特遣重臣關北設科取

人府君以議政府右參贊膺命而行俄拜吏判十月竣事還朝在道咨訪一路軍民弊病歸悉條奏之率皆特旨施行白軒李相景奭後見議政公語曰觀吏判北路書啓眞宰相才也府君又謂北路是輿王重地而武備邊防一無可恃脫有警急鐵嶺以北非國家有其弊最在六鎭絕遠民情阻滞猾吏貪帥無所畏憚非大有變通不可遂上疏歷陳　祖宗朝制置撫綏之方請分置北道觀察使仍兼北兵使若不便則以文臣爲北兵使兼巡邊使又不便則設巡察使行營於城津如北兵使冬月入住鍾城行營之例但

方伯不可長留行營宜別設巡察使從事官或擇差都事使常留住於此以時巡察六鎭凡邊情民瘼守令邊將治行隨所採訪轉報方伯小者裁斷大者驛聞三者在朝廷擇而行之又請特定大臣一人專管北路事並及收拾武藝資助戎器裁革雇保舊弊裕給列邑需用褒奬民人節行凡四五事大要在紓民力結民心無墜　祖宗之基業其言曰歷代帝王莫不以肇基之地爲重漢之於豐沛唐之於晉陽是已況我朝之於北方經營恢拓不但豐沛晉陽之比一土一民無非可惜而不可棄也始焉　祖宗勤苦而

得之終焉子孫怠忽而失之則其可謂肯構肯堂乎
疏入下廟堂議只採用一二小事其最大三事並置
之府君又上疏申論廟議終以變通爲難不見施識
者恨之乙巳元朝以韻語上劄請仁心之擴如物斯
茁治道之運如斗斯斡遏去私慾如氷融液策勵羣
工如雷震蟄化如時雨一洗汚俗澤如煦陽遍敷寒
谷日新又新與天合德其末又言 先朝臣在經幄
嘗因歲首進言 孝廟嘉納因衞武公九十不懈以
自勵善繼善述寔在 殿下其辭甚切至 上奬納
焉佐郎洪萬容與亞銓爭注擬事持之甚力亞銓不

能堪啓許之　上怒下萬容吏府君時適引疾不與
政而以所爭事於已相關上疏自列仍力言萬容不
可罪罪之將壞政體啓後弊萬容遂得免四月　上
幸溫泉扈駕往還初置　元子輔養官府君與尤齋
同春二先生同應選再上疏辭不許以扈　駕勞陞
正憲臺啓改正冬兼宣惠廳提調府君自爲銓長前
後引疾辭者數矣丙午春又三告六疏乞免　上輒
敦勉不許府君爲政審注措抑僥冒尤謹守格法未
嘗以已意出入一日同僚乘府君不與政除掌樂院
提調府君引李睟光古事控辭甚力　上不能奪允

之時　元子甫六歲府君每進講色溫禮恭誠意懇至退而與家人子弟語欣喜溢於色辭嘗因辭疏陳輔養之道曰古昔聖王之教太子也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自孩提有識喻以孝仁禮義之道居處出入罔不衞翼服御飲食皆有箴規要使跬步不離正人造次必由正道今之規模大異於古內外有截進退有時雖使賢德之士當之猶恐有十寒之憂況如臣之蔑蔑乎假令臣等逐日進見至於宮中之事燕居之地有非臣等之所及知者此則惟在　殿下隨事提撕導以義方固不可狃於安逸

亦不可過於拘迫必須優游誘掖兩盡其道庶無厭
倦難久之病也然而苟求其本又在於　殿下之以
身敎也凡　殿下一言一行無非　元子之所擩染
則誠宜無微不勤無處不敬日用云爲之間動循天
則無一不可爲法而常以　聖祖道心之訓　先王
大有爲之志體於心而驗之身爲繼述之家法又必
嚴肅宮禁杜絶私逕使便佞之人無得以鑽進翫好
之物不接於耳目以端本而澄源則貽謀裕後之道
實基於此而其爲增益於　聖躬亦豈淺鮮哉　上
答曰省覽卿疏誠諄寡躬輔養元子之意至矣誠觀

卿憂愛之忠予用感歎三月　上再幸溫陽扈駕往還秋力辭本職得遞尋拜禮判移大司憲冬恒燠有雷府君上劄畧曰人主一行一事與天地相爲流通故行有善惡氣各以類而應是以周末無寒歳以其王綱解紐也傳會灾異雖近於漢儒穿鑿之說若謂之全不相關忽焉不戒則不幾於熙豐小人不足畏之說乎夫雷霆者天之威怒寒暑者天之命令也臣竊恐　殿下之喜怒未得其中正　殿下之政令未免於懈弛天故以是應之也目今可憂之端難以毛擧而抑臣之憂唯在於　殿下之一心應天弛灾之

道亦不可以遠求　殿下方寸之內正大光明無有
偏蔽則便是景星慶雲也　殿下政令之間緩急輕
重各得其序則便是時寒時燠也　殿下可不反諸
一心以爲格天之實乎　殿下天資仁厚聖度淵宏
羣下之所欽仰而事或觸犯雷威暴震義理之發常
少血氣之勝常多大臣爭之不得臺閣言之不入轉
而爲好勝偏係之病發而爲害政害事之端雖事過
怒弛而絕無開示悔悟之意且羣下之言或拂　聖
意則輒下情外之敎至有臣子不忍聞者使羣下隕
心喪氣無所措其手足拘持維縶不暇恤其名義豈

不有乖於推誠御下之道乎記昔臣待罪玉堂之長與宋時烈入侍經席時烈備陳治心之道　先王下教曰予之病痛予所自知當其暴怒每患難制近得一法於其怒時便忘其怒久而思之則始覺其非如是用功庶寡過耶其克治精一之功直與堯舜同符臣至今莊誦不覺欽歎追　先王心法之正深有望於　聖明也然正心之道要在講學而明理　殿下即阼以來開講絕罕雖由於　玉候多愆晉接有妨亦豈無乙丙清燕之暇可以安舒賜對如程子之論者哉勤政好學自是我　祖宗家法設規定制貽謀

於後者無不纖悉備具有朝參焉有常參焉有輪對焉朝晝夕三講之餘又有夜對焉其無時豫怠之意蓋可想矣豈非　殿下之所當法者乎臣每見前代帝王莫不以憂勤而得之及其後嗣莫不以怠忽而失之未嘗不掩卷而歎也又曰自古人君欲正內治必先嚴宮禁今日宮禁嚴耶否耶恩愛所掩禮制或奪防限旣弛邪逕易啓內言出外則外言之入內安保其必無也至於宮家女樂之出入閭巷之間藉藉喧傳臣以爲毋論虛實致此云云亦莫非宮禁不嚴之故也夫百里之宰至微也衙門不肅則其政可知

況堂堂王者之尊不能嚴內治則何以正朝廷而正四方乎　殿下勿謂宮中事秘外人何從得聞有則改無則勉以彰清明之治末又曰今日之事以言乎
君德則無聲色游畋之好可以蠱心喪志以言乎
朝廷則無招權釀禍之奸可以蠹國病民然而天怒日深民怨日棘國勢日危其故何歟臣愚以爲玩好足以喪德而能改之則德可修矣奸臣足以病國而能去之則國可治矣今　殿下雖無翫好之病而亦無發揚蹈厲之志朝廷雖無奸孼之害而亦無殫忠竭志之賢委靡頹塌莫可收拾其爲下藥去病覩彼

二者反有難焉臣竊痛之然　殿下不欲有爲則已誠有大有爲之志則轉移之機只在　殿下之一心伏願　殿下毋諉於時之不可爲力之或不足堅持勇往如矢注的毋或以退託之念偏私之意一毫參錯於其間以之而策勵朝士振舉綱維則轉灾爲祥傾否回泰之道亶在是矣後數日又因雷變上劄請奮發振作內省一心之微少有偏係利慾之私必遏絕而無留外察事爲之末凡係病民累政之端必痛革而無難要令一行一事動合天則亟召大臣三司卿列之臣廣詢弭灾之道施措遷改如風速而雷猛

上優批嘉納曰予當佩服卿言卿宜恪勤乃職以
輔寡昧翼日延訪公卿三司領相鄭太和進曰臣昨
見大司憲及玉堂劄最切於　聖德　殿下亦知其
然否　上曰予亦知之矣府君因奏言臣前所論宮
禁事閭巷傳說不勝其藉藉臣之所陳猶有所未盡
只以女樂出入最爲驚駭故不敢不畧言矣竊聞
王子王孫或以便服出入禁中至於留宿豈不寒心
易以正倫理篤恩愛爲家人之道自常情言之則家
人之道宜莫先於恩愛而必以正倫理爲先者倫理
不正則恩愛亦難有終故也又言自古人君遇灾修

省非謂一政一事便可以回天怒今日行一善政明日行一善事孜孜勉勉無少間斷則自然有感應之效矣又言學問之道不在訓詁之末先儒以書自書人自人未讀是書猶是人既讀是書猶是人爲戒帝王之學尤與匹夫不同無徒事講讀文字而必以實踐義理爲主動靜云爲之間不忘體驗之功則一章而得一章之益二章而得二章之益方可見講學之實效矣又言　聖上無他失德只是政令之間未免弛緩之失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亡國之道非一而莫甚於逸前後諸臣每以此進言而猶未痛革其病

自　上旣有此病故百爲之解弛庶官之怠慢日以益甚上行下效此可見矣　聖明如欲有爲則必去此病而後百事可做也又言今日朝家軫恤民隱蠲除徭役亦非不多而每患經費難贍不能大行蕩滌之政實惠未廣小民怨咨若不節其用度量入爲出而徒事裁減則亦非可繼之道聖人論治以節用爲先臣願內自宮禁必以惜費爲心務爲節損則裕財益下之道不外於此矣又請以收拾人才爲急先務且益加誠禮召致在外儒賢　上並開納未幾以論事失實自劾免拜右叅贊兼　世子左賓客改刑判

壽復拜吏判丁未知經筵上疏辭本職仍言臣曾與閔鼎重同在政席同承嚴旨厥後鼎重出按北路而臣則旋還舊職固知朝家畀鼎重以藩臬非出譴罰過期仍任亦循民情而內外燥濕輕重自別臣獨翱翔要地使鼎重久勞於外四年未還臣豈敢自安
上勉諭不許頃之有嶺儒黃壔者上疏力詆在野儒賢及數三廷臣而尤醜辱府君至云脅制君父諂附臺閣府君再上疏乞解勉諭不許學儒沈濡等上疏言往日虜嘖之至大臣不能以死自當終使贖鍰之辱及於 至尊當爲法受罪先是太學諸生已以此

事陳疏　上疑濡等不叅太學疏其意本在觀望而今特爲此以塞人口　親諭府君令施罰府君陳其不可退又上劄言　祖宗朝待士若恃愛之嬌兒方長之草木愛護扶植猶恐或傷數百年來盛事美談播人耳目新學後生習聞前事不量其身之不逮古人動以　祖宗之待士者望於　聖朝而每遇一事輙被摧折以致委靡消沮莫可振作豈非大可憂哉初不叅疏從而爲辭固有前後相戾者矣知其失而容之然後尤有光於　聖德而爲士者可以興起苟摘譴訶甚非　聖朝之大體也　上納其言濡等遂

免三月　上怒政曹不擬崔逸承旨嚴旨郎官二人
並黜補馬官府君上疏言逸會爲諫官當諸臣竄逐
之餘怵於　天威强引不當引之嫌以爲規避之計
臣妄以爲身居言地當事巧避其習最可惡不可無
貶罰故獨政之日以逸首擬魚川之窠仍寢臺職之
擬其視不擬承宣罪倍之矣今日之事臣爲罪首而
反使郎官獨被譴黜臣乃靦然苟冒則其如廉隅何
哉爲今之道亟黜無狀之臣代以可堪之人然後銓
選可允於　聖心朝著可底於鎭靜而臣身亦可免
於大戾矣後大臣連以爲言　上遂寢其命閏月旱

甚　上下教求言府君上劄言　殿下責己避殿親
決庶獄至誠所格甘雨隨降感應之效可謂不爽然
小霈未洽杲日旋出豈天心猶有不豫者歟臣於此
竊不勝一喜一懼焉去冬雷變之作也　殿下惕然
驚動卽御法筵登進諸臣廣詢消弭之策恤民祛弊
如恐不及中外莫不欽聳以爲天怒可回至治可做
而間有言者歸之目前之文具臣竊痛之以爲吾君
不能不幾於賊乎曾未幾何而經席旋輟進對疏濶
政令云爲一循前套臣始知向日言者之能先睹而
自悼臣之反爲其竊笑也如使　殿下一念寅畏常

如冬雷之日則灾沴之作必不再於今日矣今 殿
下應天之道又不過如前日之文具而乃以一雨而
自足遂輟對越之誠則安知後之視今不如今之視
前乎因論勤學正心親賢從諫要以至誠爲本其言
曰今之朝臣欲效補拾之忠而不能感動 君父者
誠之薄也 殿下務盡修省之道而不能昭格上帝
者誠之未至也若上下交修至誠無間則天人相感
之效不難致矣 上優批嘉納且諭以務進賢才以
輔國事五月有李碩馥者踵黃壖上疏搆誣尤憯府
君累疏乞罷免時一番人謀惎士類以傾朝廷後先

假名無賴子投匭嘗試尤忌府君在政地必欲撼去
乃已　上亦燭其情故批辭曰奸細之言不足介意
又曰今日勉副正中奸人之計然霜氷之兆已見於
此矣七月又三上疏懇辭不許九月承旨缺　上再
命加擬府君知　上意有所屬然其人皆坐事被塞
未久府君謂淸選通塞不可苟且啓言其故再以他
在外者應命　上怒下嚴旨推考府君退與同僚陳
疏自列繼引疾請告　上益怒又命從重推考辭旨
極嚴臺諫爭之不得大臣屢以爲言始許還寢府君
三上疏懇辭不許冬　永寧殿修改訖府君以監董

勞陞正憲戊申正月辭遞吏判拜大司憲上疏請益篤對越之誠毋或間斷大奮振作之志必戒豫怠頻接宰輔法從之臣講究治道延登草野碩德之士啓沃　聖學尋遞爲禮判二月遭議政公憂庚戌春服闋拜知中樞兼知經筵夏拜右參贊知義禁　世子左賓客改大司憲病未赴召上疏乞免仍言曰　殿下睿智出天行冠百王內無聲色貨利之誘外絕土木游畋之娛謹天戒恤民隱禮儒賢凡帝王之盛德美節皆有之矣然而圖治一紀治效愈邈天怒日甚民怨日增國勢日蹙駸駸然日就危亡之域此臣之

所未解一也大臣勤於職事早入暮歸兼理百司之務巨細不遺中外任事之臣專厲蜂氣競效才能一以鉤距束濕爲務州縣官吏救過不贍奉行朝令日不暇給然而未見綱紀之張庶績之熙徒使體統日壞奸僞日滋此臣之所未解二也國家頻値凶歉屢行裁省之政官額之汰減冗費之節縮無以加矣而國計漸至於板蕩財用未見其增裕一遇水旱每患賑貸之無貲此臣之所未解三也如臣愚陋固不足與論時務而苟求其故亦或有可言者矣　殿下睿質雖高而聖志未立行誼雖篤而偏私未克志不立

故政令之間未免委靡斷事則有優游之病講學則無緝熙之實私未克故喜怒之發多失和平　祖宗之定制或撓於親愛臺閣之公議或奪於貴近求言慮囚只爲一時之應文灾過懼弛未見期月之持守則可謂謹天戒乎澤不下究小惠無補於積瘼信未先孚作事動咈於羣情則可謂恤民隱乎忠言格論鮮有聽納之實隆禮厚祿只爲虛拘之歸以此而待儒賢不亦末乎卽此數者他可類推無異乎治效之邈而國勢之危也伏願　殿下反躬猛省務修實德察病加藥毋憚遷改以臻克己復禮之休焉廊廟籌

畫不越事爲之末廈氈吁咈未見弼違之美沾沾者爲能察察者爲明上疑下慢欺詐長矣爭銖較分煩碎極矣獄訟枉直多循一已之好惡胥隷甄汰輒出右地之請託督責愈嚴而人心無以厭矣禁網雖密而私意無以杜矣若是則紀綱何由而可張體統何由而不壞也上好下甚從古而然則竊恐 殿下所以建極乎上者亦未盡其道也伏願 殿下正以率下公以應物取臣僚則先直諒而後辯給裁庶務則存大體而畧小節以致表正影直之化焉凶歲賑民無策不講諸司之蓄藏百工之餼廩損之又損以至

惟正之供亦入蠲省之中而獨各樣軍兵所食之多倍蓰於常祿之班而皆爲漏洩之尾閭終莫之變通國計之蕩竭用度之不給職此之由也訓局之兵禁衞之軍其來旣久雖不可輕議而今之別隊之充額精抄之設廳亦不可已乎至於扈衞軍官之輩存之無益於事去之無損於國者猶不可以罷乎善乎周世宗之言曰農夫百未能養戰士一奈何浚民之膏血以養此無用之物乎夫當五季極亂之際日以兵革爲事而其言猶如此用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況今邊境無羽書之警黎元有倒懸之急而搜丁籍兵

以致中外之繹騷耗廩靡財以致經用之匱竭此豈爲國深遠之圖哉伏願 殿下審本末緩急之分斷自 宸衷凡係軍政之擾民者劃卽停免如各廳軍官之浮食者亟先罷去專以拯濟民生爲急 殿下亦宜躬先節儉愛惜財用以爲養民裕國之本焉時許積獨秉國政方務阿意固寵又自恃刀筆小能輒親行有司之事政令益煩碎而國體卑矣是以府君言之尤切末又言金澄以壽親坐贓 聖上方以孝理一國况當遇灾理獄之日肥已之猾弁亦被寬貸則豈以澄而未蒙原情之典 上優批嘉納尋拜禮

判八月承命送北使至灣上還上疏備陳西路民事且言朝家既下設賑之令而諸司徵布一如常年與其徒速民怨而終不得收捧曷若先降 德音以爲慰悅撫存之地乎灾實未覈之前如以混施蕩減爲難則亦宜飭諸司限年分畢勘一併停督先將此意宣諭道臣使朝夕塡壑之民曉然知德意所及得以安頓相保此實今日急務又言遭此無前之饑邦本之蹶只在目前爲今之道莫若 君臣上下一意刻勵痛自抑損如在兵戈泥露之中內自宮禁外而百司凡係彌文浮費一切剗削而雖其用度之不可廢

者務從省約使可以苟給而已至於活民之政夙宵講究孜孜汲汲常如救焚拯溺則猶可以救得一半不然而緩步徐行只循舊轍則臣恐其無可爲也且言諸司需用不無緩急之差其所見儲亦有多寡之殊宜令各衙門通計一歲之費其舊儲可以推移支用者則就今年應捧之數或減其半或許全減至其不急之費則大加裁損亦是不可已之舉也昔唐之太宗遭歲荐饑至誠撫民終致斗米三錢之盛轉移之機只係人主一心安知非今日天意亦出於玉成

聖德以爲興衰囘泰之基乎後又入對言曰臣前

以君臣上下如在兵戈泥露之意及於疏中矣比觀外朝則晏然無恐懼憂畏之心竊恐　聖上亦無是心矣古人云無忘在莒　聖上雖未經兵亂願常以危急存亾之際自處　上嘉納未幾拜吏判辛亥再典文衡特授崇政大夫判義禁府事是歲春大饑四方飢民集京城者數十萬府君與金公佐明閔公鼎重趙公復陽分任賑事夙宵殫心不遑暇息夏又無麥癘疫大熾民死亡益衆而卒無盜賊流散之患君子謂此固　顯廟盛德至仁入人者深而亦諸賢左右奔走之功云壬子三月知義禁鄭公知和新得崇

政資當陞判事府君遂辭適義禁五月拜右議政四疏辭不許且命仍帶大提學相臣兼帶文衡 祖宗朝蓋時有之而必高才重望爲一世所推伏者府君固讓不居 上猶靳許月餘仍得遞先是同春宋公疏斥相積比之盧杞積避位去 上連下諭召之輒目儒賢爲伐異執義李公翔繼上疏論積語益激上怒奪其職臺閤諸臣後先爭論被譴者甚衆尹敬教前爲諫官首言積黜補宜寧久矣至是又追命安置甲山府君上劄極論且曰今之言者皆疑 殿下之於儒賢禮遇不終臣則獨以爲過慮也 先朝之

契合昭融夐越千古儒賢之一心忠赤可質鬼神而
殿下之所以終始敬禮者亦未曾衰替則豈以一
言之不槪 聖心遽爾厭薄而疎絕之也此則事理
之所必無凡主之所不爲豈以 殿下之至仁盛德
而爲之耶臣知其必不然也雖然前後辭旨與平日
尊信之意大相逕庭則羣情之駭惑中外之竊議固
無足恠而繼而託迹山林專事黨論之敎一下則其
爲不安豈但在於李翔而已至於尹敬敎事前有符
合之敎後加安置之律使乘機惎間之言鑽進儒賢
引罪之章荐至則 聖心所存誰得以知之朱夫子

道德固爲後世宗師而在當時則國家所以待之者豈可比同於今日禮遇儒賢之盛哉然其前後進言皆痛詆大臣曰竊位鄙夫曰便佞側媚曰彔邪庸繆如此者何限而不過爲羣邪之所仇嫉未聞時君疑以黨比而譴訶之也儒賢之願忠盡言未嘗不以先哲自期而今日羣下之望 殿下亦豈在宋朝諸君之下哉 上不納後又入對言翔事曰草野之言從容和平而人主容納乃常事也惟於其狂戇過激而有所優容然後尤光君德矣且國家不能每每淸平朝廷旣無公論而草野之人又以言獲罪則草野亦

將無公論矣人君爲國之道豈但爲一時慮也又與
領相鄭公太和力陳尹敬教不宜追罪 上乃命減
等時明善公主將下嫁府君爲 上言饑饉荐臻國
計蕩竭而風俗侈靡已成痼弊必自 上躬率而後
可變此習前日 世子嘉禮時冗費繁文無所減省
羣情至今以爲恨今此公主昏禮宜務節損以爲民
則且儉者非徒養德亦以養福此古語也 上嘉納
七月大司成李公敏迪上疏論事又言及積 上怒
黜補仁同府使憲臣爭執 上以一日再啓爲罪並
罷承旨捧入者府君上劄請亟寢成命不納明日入

對以言不用引咎曰大臣之職不但奉行文書而已君臣有一體相須之道故使之隨事匡救其責固重矣然同一相職也而得其人則論事合宜取重於上非其人則雖有一得之愚不能見信於君父而鎮服物情　聖上容受之德非不至矣而臣以昏謬冒居此地不能彰虛受之美忝竊之罪至此尤著矣因又言近日以言獲罪者多矣傳旨中每用箝制二字此覆載間罔赦之罪也當其目則罰不止此非其實則不可每用言行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有罪自有其罰豈必以如此之教加之也時　上怒未已又以

尹敬敎到配愆期先逮問羅卒又命逮敬敎府君上劄言昔唐玄宗末年以流貶人在道逗留勑令日馳十驛自是左降官多不全朱子特書于史以著其失然其時亦不過定爲後式而已未聞罪其逗留者也我國四方路程以一日百里爲限宜寧之於甲山相去數千里關嶺之險暑雨之阻七八日差遲未見其故爲稽留而遽以此爲罪其爲乖謬又不止於唐朝之失也臣恐此法遂行則日後竄逐之人必多督迫顚倒隕踣於道路者矣然則敬敎之被罪猶是一時事而豈不爲無窮之獘也　上不納且敎以未曉何

意府君引咎乞免曰古之人有進諫於其君而其君嘉之曰曉人不當如是耶蓋其言明白痛切能使君上曉然知本心之所在故下成回天之功上有從繩之益此固非人人之所可冀而至於一言出口動被君父之疑不能發明其心則平日事上之無狀可推而知其罪安所逃哉傳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況不信乎君父而可以一日抗顏於具瞻之地乎府君爲相自謂無經濟才古大臣事業雖不敢望然近世爲宰相者只以簿書期會爲事至於君德闕失不以爲已責而一付之臺閣此非輔弼匡救之義故專

以是自任會值儒賢忤旨譴怒荐疊隨事極論不避觸忤 上不能用頗施訑訑之色府君遂引疾請急章劄屢上 御批勉諭不許永安尉洪公桂元卒李公端夏承命撰進祭文語有及 先朝者 上謂非先朝本意怒下之吏府君上劄言 國朝未嘗以文字罪人宜平心舒究 上不納府君又懇請去位曰目今國勢之艱虞無一可恃天怒屢激下情壅閼朝綱日紊衆志泮渙殆無交泰維持之望此歲灾荒之餘孑遺之民喘息未蘇愁怨之聲達於遠近此正君臣上下惕厲憂勤日不暇給之秋也警動振作

雖在於　君上承弼贊襄實是輔相之責而如臣無
狀竊位匪據了無一言之有裨於　聖德一政之有
利於民生臣寢驚夢惕晷刻靡寧誦義易覆餗之戒
則如履淵氷詠風人素餐之詩則有靦面目直欲循
墻而不可得也　上優批勉諭十一月陞左議政兼
世子傅癸丑正月入對奏曰今日乃新年初引見
也先儒有言一年有一年工夫非但學問之道爲然
以國事言之亦當歲加勉勵而今日之勢如水益下
皆由於羣下無狀不能奉承　聖休而自　上策勵
警勑亦豈容少忽昔朱子告孝宗以歲月流邁如川

之流一往而不復反仰瞻天顔亦覺非昔時此正感慨激切之言若復苟度歲月國事更何可望曩者玉候長在未寧之中羣下之憂如何可言近來視前平復此誠 宗社臣民之慶若待日氣和暖引接儒臣時時開筵則不但 聖德有日新之美羣下亦於久阻之餘有與起之心矣廣州府尹李世華以撿田錯誤當受杖罰府君言府尹秩二品且所坐非如軍機失誤之比遽加箠杖恐傷國體引唐張說諫杖廣州都督裴伷先事爲言世華遂得免先是持平趙昌期上疏論事被正言任埅詆斥輒又出而自列語益

張皇遂以是見遆及後臺官有闕　上心欲昌期爲
之臨政示意旨政官故不奉承　上怒責其放恣罷
之府君上劄言政官無罪批旨又多未安府君屢引
咎乞罷免溫批不許四月山陵事起始　寧陵復土
未幾封石頗有釁朝議將改封築及　上親審以爲
可無改只命仍舊修補旣而又輒生釁則又遣大臣
有司奉審修補歲以爲常羣小之謀抵巇者欲以此
媒孽前後監董奉審之臣遂嗾宗室靈林副令翼秀
授指投疏務張皇其事以驚動　上聽繼而修撰趙
威鳳上疏言前後奉審之臣不以實聞其罪浮於監

董之臣長此不已雖有取長陵一抔土者恐 殿下不得聞仍斥兩司不舉正其罪以激 上心 上並優批獎納先是辛亥八月府君以繕工提調奉審陵上右相鄭公致和禮判鄭公知和觀象監提調南公龍翼實與同行及是 上取覩每歲奉審文書摘出是年書啓中語謂有諱匿並命逮問古例大臣下吏須先收職牒政院以稟命姑先罷職俟勘時四月二十二日也府君與鄭相待命金吾門外凡八日諸官始勘罪府君及鄭公俱命削爵即日出寓盤溪府君雖蚤歲登顯而雅意常在丘壑自庚戌免喪益少

宦情即買田永平白雲山下匹馬往視有終老計頗
以時望所屬眷寄日隆不得自遂及是雖坐譴罷而
府君方此脫然自得日與村叟野老上下漁釣若未
始有官者秋復入白雲山得故峒隱李公釣臺樂之
規築室其上取杜子美詩語名以送老未幾特敘拜
判中樞府事差謝使赴燕府君引前事自列不得請
遂行明年三月還朝 仁宣大妃上賓撰進誌文七
月賓廳議禮事起始 孝廟喪大臣儒臣共議定
慈懿大妃服爲期實用國制也其後許穆上疏引古
禮言服期非禮禮當服三年於是尤齋同春二先生

始各引禮疏四種說以辨之自是長庶宗嫡之訟起
而一番人謀撼儒賢者輒以貶降卑貳爲案然以諸
大臣終始主國制而國制無長衆皆期故異說訖不
得售及　大行大妃喪禮官初定　慈懿大妃服爲
期旋引外議改大功則國制衆子婦服也羣小得此
瑕隙知前說可售遂嗾嶺人都愼徵投疏言　慈懿
大妃不當爲　大行大妃服衆子婦服於是　上責
禮官不更稟議遽自改定命公卿禮官三司會于賓
廳考已亥事議啓時退憂公方爲首相與府君同詣
賓廳他卿宰三司會者閔公維重金公萬基以下凡

十人具列已亥以來諸大臣儒臣獻議本末且言古禮長子三年衆子期而國制不分長衆皆服期當初所定雖用國制其後所爭者古禮而仍行期制故人皆以爲用古禮衆子服該曹之直請改定亦出於此上屢遣中使責啓辭不明言今日服制當爲期爲大功再啓大典子服皆期而不區別長衆婦服則長爲期衆爲大功而亦不論承重與否據此則今日服制似當爲大功然莫重服制不敢只憑國典請考章順 恭惠兩王后喪已行之例於是 上還下再啓而只答初啓責其不考已亥所用爲古禮爲國典

以定今日服制而只抄謄錄行一承旨之職　上意蓋以己亥之爲期服實用國典非用古禮古禮長庶之說其意固難明而自國典而言則宜不敢以衆子歸　孝廟故以是迫問然再啓旣論此意矣則就其中更添數語以進　上始命依所啓往考實錄已又以考閱之遲令更會議啓啓曰自古議禮之家謂之聚訟可見禮律之難斷國家重禮豈臣等所敢率爾議定者而旣已承命不敢不以時王之制考據仰對矣大典爲子之服不分長衆而皆期故己亥服制之講定也亦不擧論長衆只服期而今之服制則大典

子婦之服旣別長衆衆子妻大功之下又不言承重
服期以此觀之　大王大妃服制之爲大功不可謂
無所據矣蓋巳亥之不擧論長衆以其服制之同是
期故也而若以倫序言之自有長衆之別至於衆子
承統卽爲長子之文不著於國典今日服制國典大
功之外有難以臆見輕議矣　上答曰巳亥服制未
聞有長衆之說許穆疏覆啓收議之時雖或有此說
非朝家所採施之事到今敢發衆庶大功之說大典
無承統一欵乃未備之文諉以時王之制而不叅考
禮經會議之意安在始　上迫問意故在國典而及

再啓三啓皆直據國典以對則無以奪其說故又令

參考禮經於是四啓始以禮經四種說爲對　上震

怒下嚴批命　大妃服從期年之制禮官下理嚴問

退憂公有中道付處之命政院玉堂欲入對爭之

上嚴辭却不見臺官論執者並被譴責於是諸公幷

出郊待罪旣累日無後命而府君先被旨按省鞫亦

未有改易之命府君遂上劄請亟免委官一體被譴

上慰諭不許府君於第四啓適差祭詣齋所不署

名前後批旨輒以是示分別然　上意本不欲斥退

諸臣特擢首相禮官以嚴處分而已於府君眷注故

不替尋以 御批特授左議政再辭不許已而 上
疾大漸承旨以 上命趣宣入來遂進詣闕下不敢
輒入首相積奏言左相來待闕下自以負罪不敢入
矣時 上幾不能言矣卽召至前諭以安心行公蓋
屬意甚鄭重焉今 上恤宅府君爲摠護使又同行
院相事府君旣感激 先朝殊遇且念 新服冲幼
送往事居殫竭忠誠羣小在傍固已眈眈矣未幾有
郭世楗者上疏言宋某乃賓廳諸臣之根柢 先王
本欲先按法宋某然後以次罪諸臣特未及耳 大
行誌文不當使宋某撰進尤齋方被命詣郊外卽日

奔還府君上疏引罪明日又入見　上請去　上勉
諭安心旣而趙誠又上疏斥賓廳諸臣因言山陵卜
地不善以搖撼府君府君又於　上前引咎乞免請
先遞摠護使　上又慰諭不許尤齋旣被逐誌文改
命他人府君又上疏言宋某撰誌之命今旣還寢是
世楗之言中也當初議定之失專在於臣臣安得免
其罪　上溫批慰勉會有冬雷之異府君勸　上一
心兢畏轉灾爲祥且連歲凶荒物力匱竭請常思節
損毋忘愛民之意先是士人閔愼以其父廢疾代服
祖喪實用玄石朴公言而人多疑其非尤齋引朱子

論服制劄證明之尤力國舅金公佑明入對　先朝
斥愼悖倫無父請究治其罪愼遂下獄朴公亦待命
於獄門外至是刑曹請下大臣議府君具言愼所處
固禮之大變然以先儒所論考之則亦不爲無據恐
不當以爲罪　上從之已而又於筵中下敎令與議
禮人一併定配府君又力言其不可事得已京畿儒
生李必益等爲尤齋訟冤　上以語及禮論罪之府
君引咎乞免不許原任鄭公致和還入相府君降右
揆國典左相例爲摠護使府君據例請遞且陳情勢
難安乞並削罷相職退伏俟譴　上又不許會朝廷

聞虜人有徵兵之意議所以應之者府君方在 山
陵董事命疾速入來時館學儒生疏訟李必益因目
郭世楗爲凶疏 上嚴批斥之儒生空館而退 上
怒下敎成均館有曰儒賢之議禮 先朝常痛其見
欺府君因此益不安承 命到近郊上疏請罪 上
敦勉有加會臺官又發閔愼事請罪愼及朴公世采
府君以前嘗獻議又言愼不可罪請早譴斥以謝物
議 上不許又特遣近侍宣諭府君不得已造朝而
掌令南天漢與大司諫李嵇争閔愼事有指斥府君
語府君畧以此及於宣諭之對天漢又盛氣陳疏肆

加詆斥謂府君强引自當府君上疏言前者天漢引朱子劉論自謂明白說破者與臣當初獻議節節相反推而極之於夷狄禽獸之域又斥閔愼不可罪之論天漢雖不斥臣臣實受天漢之斥矣臣之因此不安豈强引自當者耶臣雖無狀國家之刑章未加大臣之職名猶存遭此大難安之境界並與引罪之事而囚舌不敢發則未知此何國體也臣寧受誅譴於殿下不忍以此身而供人齮齕　上爲之開諭十二月　崇陵畢兩司南天漢李沃李宇鼎睦昌明等首以四種說爲案請尤齋削黜賓廳諸臣罷職府君

卽日出江上 上連遣承旨史官宣諭 先朝旣已區別宜從速入來府君再上疏請速被譴 上旣遣承旨宣御批卽日又別遣承旨以口語申諭令與偕來於是府君復上疏悉暴情勢曰伏承 聖批責臣以不念國事 殿下之欲致臣者非欲榮臣之身也必將求其有補於國事矣第未知臣之造朝其將進何說做何事以副 殿下之所須耶臣欲以天灾國虞警戒於 上則近來言及於此者 殿下罪之以恐動矣朝臣斥之以虛喝矣若爲此之嫌謂天變不足畏國勢不足憂則欺天罔上莫甚於此此非臣之

所敢出也臣欲隨事盡言以補袞職則　殿下旣著
爲禁令以塞言路一有逆耳訶責不饒使臣觸犯忌
諱則其言必不入於　黈纊使臣投合阿諛則投合
阿諛之言不患其不多也臣欲進退人物則黜陟之
際先被黨私之目而威福在下終必爲臣之罪矣臣
欲鎭靜朝著則以臣精誠力量固難望於辦此而不
分是非不別淑慝含糊混圖强名調停又非臣之所
能也至於懷忮逞憾以濟其私改頭換面趍事新貴
臣雖汚下決不忍爲也如是而徒竊爵祿以爲一身
之榮則　殿下將何取於臣而亦何求而不得如此

之人哉 上又降溫批遣承旨傳宣曰右相不來則
承旨勿先入來府君不得已入城詣闕時乙卯正月
十四日也 上卽賜對溫諭府君自陳罪犯甚大公
議重發乞賜遆免以重國體 上曰 先朝已爲區
別臺啓亦只擧終始叅啓人卿何過辭府君曰臣實
終始同叅 先朝時臣已備陳矣罪則同而乃曰我
不與臺啓可以安心公議豈許之耶 上曰灾異孔
棘此何等時而但顧情勢不念國事耶府君對曰臣
自前冒據重任 嗣位後亦已累月而未嘗有一言
一事補益 君德與朝政矣至於鞠躬盡瘁則豈敢

不自力而不顧一身廉恥只事奔走亦烏乎可哉
上又勉諭不已府君請退而陳情旣出卽還江上連
上十一疏輒賜溫批敦勉近侍絡繹交道屬虜使入
境事幾有可虞　上益趣召府君黽勉承命及至城
外旋暈暴作不能進再上疏請罪會遠接使吳始壽
馳奏虜譯言　先王受制强臣故今特再祭以示愍
念　慈聖聞而憤痛令會諸大臣議辨誣當否召命
再降而府君病未克赴前是尹鑴以承旨來傳諭其
歸輒附陳已意斥府君不追悔前非感惕恩命奔走
筋力以思補過之道又不席藁闕外泥首請罪以俟

朝廷處分而偃息私室累勤 聖旨王者恩威賞罰
自有攸當今於負罪思愆之臣而恩禮之隆盛有出
於尋常無乃恩有所褻而法有所不行其於恩賞之
當行者又何道而加之也至是又言國有 主辱之
事而諸大臣再三命召無一人來者昔蔡謨爲司徒
累召不來廢爲庶人君道主綱必君道立於上然後
臣道成於下矣金某賓廳會議之人也自 上恩禮
累加而一向怨懟終不趍朝豈可屢辱 君命乎且
殿下問於金某有何可爲事耶又言賓廳諸臣必
一番罪之使之自新然後可以收用 上曰 先朝

旣已區別今何更起鬧也鑴曰　先朝雖已區別在
殿下之道不可一向如是臣見金某之疏尙不悔
悟蓋由國家賞罰不明國是未定耳古語云可怒不
怒臣變爲虎今日事恐或近於此必處置明正然後
可無後日禍患矣時鑴方新得志恣肆無顧忌意欲
盡擠一隊善類以快其志見　上眷府君不釋惎之
益甚輒以危語恐動之府君時將力疾赴召聞之不
敢進上疏請罪　上又遣承旨宣諭令與偕來府君
不得已詣闕入對力陳情勢不敢安如未蒙遆雖被
重譴請從此辭　上始勉許且諭安心在朝府君不

敢復請去遂留城裏例授判中樞引疾不拜　上將幸　崇陵府君上劄言國勢岌嶪人心危懼　宗社臣民之託只在　殿下一身不可不戒愼乞且寢止　上雖不許而批旨甚溫居數日復拜左議政疏七上不得請遂黽勉出謝仍入侍晝講始羣小旣陰附逆柟兄弟表裏搆扇以敗亂朝廷及國舅金公佑明疏發楨𣗳姦亂宮人事則鑴穆遽入對請召致金公究問言根意洶洶未已楨𣗳置對自明　上又遽命放釋金公將反受搆誣之罪惶懼待命於金吾門外於是　明聖大妃與　上同御便殿垂簾見大臣親

論楨樫姦亂事本末與 先朝所嘗深憂狀大臣不得已始請其罪猶依阿不盡法而鐫與洪宇遠反歸過 慈聖外託勉戒陰實操切鐫請管束動靜宇遠假家人卦爲內外正位之論其餘迭進不道之言者前後相繼人心憤痛而無敢言者府君於是日奏言楨樫等 王室至親屈法伸恩或有可諉其宮人不可不明正其法因言向者 慈聖親臨引對罔非常道泛然言之以爲未安者似矣然 慈聖此事槩由於 聖上處分之誤其所關至重安得不爲此非常之舉也古語曰天下無不是底父母 聖上宜常以

此存心反躬而羣下之道亦當以此責勉於 上矣
前後進言者只言 慈聖之過而無一人言及 殿
下此舉之失臣竊惑焉未知言者只知 慈聖此舉
之爲過而不知 殿下當初之失耶亦豈以言 慈
聖之過則易而斥 殿下之失則難耶若如此等論
議則其流之弊將至於義理晦塞倫紀不明豈不大
可懼哉自 上不可不常常體念也 上唯唯又言
楨樫等所犯係是國家莫大之變古今所無之事
先朝眷愛之隆豈欲其如此而古語曰寵而不驕者
鮮恩愛太過防限漸弛以至如此此乃固然之理也

自古帝王猜疑骨肉無罪而戕害者固不足言而若過於恩愛終不得保全則畢竟爲害同歸於一轍可不戒哉國家待宗族之道唯當篤其眷愛豐其錫賚使之富貴而已至於內外防限不可不嚴截旣往無及而將來之事願加意體念焉　上亦唯唯時尹鐫建議用兵車廷議多言其不便及車成將相諸臣共駁其不可用鐫又固爭之　上爲遣中官審視許以施行府君又奏言用車便否姑且無論大臣諸宰旣皆言其不可用議且定矣而終決於中官之一言是大臣諸宰爲輕而中官爲重也況天下事非一家事

進言者何得必行已志而朝家亦安可以其人之不平而强行不便之法也　上未答而修撰李夏鎭强爲之分疏府君曰批辭明言令中官看審而夏鎭云云經幄之臣咫尺言事豈容若是苟也近來士大夫語涉中官則不敢容喙朝廷事誠極寒心矣夏鎭又出而論辨府君斥其强辨自是請推考　上旣可之而明日入對遽下教曰左相昨言近日士大夫言涉中官則不敢容喙此何語意無乃以幼主而慢之耶府君對曰無論他事只以尹鑴疏批言之大臣重臣以爲難用而只憑中使之言而用之則便是大臣輕

而中使重李夏鎭之言顯有周遮之意故敢有所達臣雖無狀豈敢有他意請退出待罪　上命安心勿待罪府君曰臣前後負犯甚重而感激恩私不敢一向退縮昨始出謝顚頓狼狽固已自料矣據此一事其愚妄之狀已著雖蒙　聖度寬大不加之罪昏謬之見終必獲戾今若明其罪而黜之使不至陷於大戾則非但臣之幸亦國家之幸也且使臣畏罪不言而虛費國廩則將焉用如此之臣乎退又上疏請譴

上溫批開釋旣而洪宇遠上疏侵攻府君　上又

下嚴旨督責諸臣之不仕者府君益不安連上疏請

罪而　上不許時善類盡逐羣小麻列府君獨身處其間被其齮齕觝排殆不可勝數而府君於引咎自列外輒正言支拄不少屈撓如宇遠以諸臣不仕謂爲汚衊朝廷則府君曰臣非不欲仕也不敢仕也始則罪名甚重物議方張後則斥之以不宜帶職目之以偃蹇憤怒以截其復進之路則臣雖欲仕何可得也臣之祖父文正公臣尙憲曾在丁丑亂後爲羣憾所讒搆至以不事汚君爲罪案今臣所遭自是前後一轍以臣祖父而猶不免此則況於臣之不肖而尙何足恠乎玉堂官以新錄遲延請牌招府君則府君

上疏曰玉堂新錄雖重且急爲此而牌招相臣曾未
之聞亦未聞以玉堂官而請招相臣者也今日朝廷
雖曰體統大壞如使居相職者有能如古之大臣尚
安有此事也此亦臣不似苟冒自取輕蔑之致也吳
挺緯薦某人當爲冢宰被尹嘉績詆斥引文正公薦
金文敬事自解則府君上疏曰臣祖父以　三朝元
老被　孝廟尊禮之盛逈出千古事無大小悉以咨
詢則以人事君自是大臣之職擧名陳劄本非過越
之事今挺緯自處之高時望推許之重雖未知其如
何而顧其職則六卿也以六卿而薦冢宰未之前聞

則其可比同於此乎　殿下方在冲年雖未及明習古事一世之人孰不知此而告君之辭若是其妄肆乎臣聞事君者不敢忘其祖古之義也人之爲言非有干涉於臣之祖父則雖使壞法越分靡所不爲固非今日所敢言而竊念臣之祖父歿已二十餘年而猝然爲人口實同歸於士夫所羞之地臣於此何敢自安而亦何忍偪側朝端與之上下其論乎其隨事辨折觸其忌惡類如此時輩益以仄目矣府君復爲相五月連上數十告始遆還判中樞七月旱甚命會公卿以下講消弭之策府君病未赴召上劄數千言

以應旨其畧曰今之主時論者動必曰明君臣父子之倫而以臣觀之所謂君臣父子之倫未免有不明而晦者矣今日朝臣論宋時烈之罪輒以執國命作威福爲罪案至曰 人主不敢正其罪噫 殿下曷嘗見明君懿辟在上而下有執國命擅威福之臣乎向者臣强之說發於北譯之口 君臣上下憤惋痛迫將有辨誣之擧此豈爲臣下而然哉誠以旣曰臣强則 主弱在其中故也人臣之强孰如執國命擅威福者哉然則今日當辨之誣不在於異國而在於朝廷之上在異國則辨之在朝廷則置之其於義理

果何如也又曰以 殿下出天之孝凡所以慰悅
慈聖之心者固無所不用其極而爲 殿下之臣子
者不能體 殿下之孝思前後進言於 殿下者率
多悖倫而亂常至有勸 殿下以照管 慈聖之動
靜者從古以來未聞以子而照管父母則斯豈非逆
理之言也設令 慈聖果有失德而於公族之犯重
辟者猶曰爲親者諱而必欲覆蓋之則何獨於 慈
聖而不思春秋諱尊之義耶易之家人之彖曰女正
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其下文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
之謂也註之者曰旣言男女之正又推本於父母之

嚴觀此則男女內外之位非毋與子之謂者豈非灼然甚明而以此援而爲喩固已悖矣至於不貳過之說尤非臣子之所敢出於口也今夫閭巷之人匹敵之間猶不敢對其子而斥其父母之過則指斥　慈聖之過於　殿下之前而曰毋使貳其過是何分義是何道理以　殿下之明聖猶且假借太過曾不嚴辭痛斥如朴濾狐鼠之輩接踵而起固不足恠也濾之情狀　聖上亦旣洞燭特下拿鞫之命而趙嗣基之公然投疏至以歸怨　慈殿爲恐動　君上之計可謂無忌憚之甚矣嗣基被譴之後右濾之徒汔可

小戢而百計營救合辭請釋其爲憑地則至矣獨不爲　慈聖地乎如此而謂之明君臣父子之倫非臣之所敢知也又曰楨梩等以　王室至親荷　兩朝罔極之恩犯前古所無之罪人心之所共憤邦憲之所不貸而　殿下屈法伸恩只施竄配之典此固盛德事也纔及半年遽命全釋不幾於恩勝而滅法乎然而此擧初出於特恩則亦不害爲親親之仁而至於自下力請汲汲然惟恐放還之不早豈非大可寒心者乎且聞其分疏之語至以爲初非重大之罪比如人家子弟之近婢僕於父兄之前是何言也

先王之所深憂而難處者　慈聖嘗已親諭於臣隣
矣如不以　先王之憂爲不當憂而　慈聖之敎爲
未必信則必不敢肆然而爲此言也明君臣父子之
倫者亦如此乎凡臣所陳無非關於大倫大紀者而
其淆亂斁敗乃至於此必使之敦敘昭揭然後　君
德可修朝政可理人心可悅不然臣恐其日就泯泯
棼棼而莫之救也至若末務細瘼之罷施庶獄輕囚
之疏釋行之可也不行亦可也欲以此而感回天怒
迓續邦命不亦左乎疏入　上震怒下嚴批兩司合
啓請罪反以府君爲離間　兩宮始命中道付處已

而遠竄靈巖蓋於是時府君之劄一出而賊鑴輩心肝懸在肉案上人人得而見之身雖擢敗而羣小之搖撼　東朝者亦因以沮止實府君力也府君旣之謫所杜門不出日取論語及朱子大全書誦讀䌷繹殊不以遷謫爲意尤齋時在海上書札往復殆無虛月講論商訂契許益深於是四方人士無不浩然歸重而羣小益忌之間有內移之命輒爲所梘戊午始量移鐵原庚申三月堅柟謀逆事覺奸黨並竄亟府君起謫中拜領議政屬有疾辭不卽赴　上趣召益急數日中近侍四五至遂力疾入都都中士民皆手

額聳觀　上卽命引見賜酒溫諭曰向時臺諫無狀
肆然欺誣予亦幼冲不能覺察使卿貫日忠誠至於
被罪今日見卿予甚慙恧仍令出按獄事時逆變起
自肘腋幾危　宗社雖巨魁已誅而黨與尙多網漏
羣情憤怒務欲一併誅剪以爲快府君輒憂其濫枉
前後議讞率主平反柳赫然團束伊川屯兵使賊堅
妻弟萬松領之賊堅之反實用爲資斧而府君謂其
三朝宿將且未必身與叛謀特請減死論李元楨
建請復設體府爲諸賊所援引而以其情節未著一
問卽釋及李元成再上變而赫然元楨出賊招益狼

藉遂皆死又臺諫首言鑴罪以其所言管束　慈聖
欲襲仁弘爾瞻之餘奸請誅之一啓卽允府君亟求
對言曰鑴之此言推而極之則其心固不可測然直
斷以仁弘爾瞻之罪未知於用法之道如何也朝家
施刑不可不詳愼凡死罪亦有三覆之規況前日眷
待非常之人不待推問直置大辟恐涉不當矣且鑴
之爲此言也臣不得入侍筵席只以照管聞之矣其
後聞金錫冑之言則乃管束非照管也當時許積亦
於　上前面斥其非云臺啓所云蓋由於此然不明
言其曲折而遽以管束變文亦似未安矣因請逮來

鞫問後明正其罪　上從之及鏁就鞫不卽首服於是　上出其戊午所上密疏下禁府其言極陰慘意在盡戮一隊士類遂以是賜死蓋於是時外議頗咎府君討罪已緩而他日奸黨搆誣乃以此數人之死幷爲府君罪嗚呼寧有是哉五月旱甚行疏决尤齋前已有內移之命至是又命放還卽日雨下霈然府君入見　上曰自前非無因旱疏决之時而未有如今日之速效天人感應之理可見其捷於影響矣古語曰人君所爲與天地相爲流通一政令一施爲之際休咎輒以類至修省之道豈可不敬謹一時之得

雨雖幸一心之操舍無常願　聖上益加對越後又爲　上言昔朱子與趙汝愚書曰今日急務第一是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古人之勸戒其君必以此爲先者其意深切近思錄亦云學者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强而無誠意小事尙然况人君一日萬機若不頤養保攝收拾精神其何能應務不倦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願　聖明加意於此終始保養　聖躬則於進學亦必有益矣　上並納焉時有玉堂之選　上以李師命文才宜置經幄令都堂一體圈點府君上劄言國家選經

幄之臣最加難愼旣令本館抄錄又命政府大臣以
下館閣銓曹諸臣齊會圈點以定其取舍事體可謂
重矣旣選而不精則從而駁正可也今自 上預降
指揮非先有司之義而在下者惟 上命是承有若
該司小官奉行成命者然則日後之弊何可勝言且
殿下愛其人之才欲試之用則尤宜有以栽培而
成就之若驟加以非常之擧使外議有所疵摘則其
人亦必蹙然不敢當非所以奬進其才之意也 上
遂寢其命又嘗入侍晝講啓曰古者人君輔養之道
有師傅保三任師道之敎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

體程子謂此三任皆在經筵又言人主在宮中言動服食皆當使經筵官知之後世規模有異於古雖逐日開筵不過數時而罷既入宮中言動服食之節雖近臣亦無得以知之則對宦官宮妾之時安保其一如接賢士大夫之時乎古之聖賢每以宴安爲戒人君誠能保守此戒無耽宮中宴安之樂而以時引接臣僚討論經義訪問治道則臣僚亦當激昂感動竭其素蘊其啓沃輔導之功亦豈淺尠哉昔我　世宗
成宗優養經幄之臣一時文士蔚興　國朝人才之盛無過於此培養之效大可見矣　仁宗臨御不

久而累年在春宮　聖學高明春坊僚屬極一時之
選而　仁廟往往親臨直廬論難經義　祖宗朝優
待儒臣有如此者矣經幄之官職主論思不但循例
講讀而已若於進講外別爲賜對訪問治道則必有
所益矣又言朱子便殿第二劄論讀書窮理之方甚
詳悉請令玉堂書進以備　睿覽宜有益於　聖學
上命即書入時　上方講尚書君奭篇府君因進
曰　殿下春秋鼎盛明習國事厲精求治至誠愛民
聽納之際尤無壅滯大小臣僚孰不欽仰然而人君
雖有聰明睿智不能獨運於上須得在下者才德俱

優然後國事可濟朝廷以寧以今日進講之書觀之大臣百責所萃鎭定調劑乃其職任而今日朝廷新遭變故覦召公所遭之時益艱矣臣才器短淺固無以鎭定一時調劑衆論識見昏昧又不能明揚俊傑布列朝廷然　殿下勿以臣庸下不足有爲益恢大公至正之道至誠求助於下則必有賢智之士感激思效出爲世用矣臺諫論往時附麗逆家人各以其所聞見不能無過中失實人情殊不安府君啓言國家不幸凶逆之變出於　王室至親及將相巨室朝紳染跡者甚多其罪狀表著者固不容不迸黜而餘

難一切深治矣今番治獄特用寬大之典中外物情
以網漏爲慮然在寧失不經之道庸何傷乎至於蔭
仕武弁之類雖有一時趍附之迹如欲盡治不可勝
數且此等不須盡煩臺章雖銓官亦可以聞見用舍
而臺閣之官不思鎭定惟思過激誠未爲得矣因歷
言臺啓所斥某某或稱逆堅腹心或稱逆堅心膂人
多言其爽實其他雖不盡然大抵所論太多矣　上
曰卿言是也古語云殲厥巨魁脅從罔治漢光武亦
曰令反側子自安今亦宜用曠蕩之典以示寬大之
意矣府君曰此事大臣當鎭定而臣力量不逮如欲

治其本宜責退臣等先擇大臣而臺諫亦須以老成人經歷世變者爲長官然後可以鎮定矣　上用臺臣鄭𠡠言改修　先朝實錄命府君爲摠裁官再辭不許前是　上嘗下教政院曰已定邦禮强臣凶孽敢有異議者論以逆律人情頗疑懼未曉　上意所在顧無敢以爲言者至是府君因入對從容言曰昔晋平公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宋哲宗初年司馬光首上疏引周易天地交則爲泰不交則爲否之說極陳君臣相與之道卽今

聖明御極推誠待下聽言如流下情之不通非所
可憂而然羣下之本情　聖明或有所未盡燭者
聖心之所存臣僚亦有所未盡曉者若此不已則寖
成疑阻天地否隔之象不幸近之臣忝在大臣之列
若畏嫌不言則上下情意終無洞釋之日何敢不畢
陳乎前日　聖教固知有意存焉而強臣凶孽四字
非臣子之所敢聞舉皆悚懼不安而　聖教嚴重且
係禮論故無敢以爲言者矣自　上旋覺其過中不
待陳白特命刪去中外人情孰不欽仰典禮未定之
前甲乙爭訟自古所不免而人君一時義起亦自爲

時王之制　先王旣已親考禮經釐正服制則爲臣子者何敢有非毁之心哉此必無之理也甲寅以後疏章之紛紜非敢非議　先王定禮也旣以貶薄君父壞亂宗統搆成罪案驅之於必死之地則安得不陳暴其本情乎前後辨論蓋出於此不然誰敢以論禮之語更煩於　天聽哉試以　仁祖朝事言之追崇之日朝論矛盾忤旨被譴者亦多矣及典禮旣定卽命盡釋今日事正類于此而　下敎辭旨如許竊恐　聖明猶未燭羣下之本情也數月以來大施蕩滌之典竄謫者宥還罪廢者收用斷自　宸衷曾

不留難與情莫不感悅而第羣下尚有未能明知者
聖意若以爲議禮差誤本情元無可罪云爾則羣
下惟當奉承 德意感惕率職之不暇若以爲貶君
亂統之罪果如人言只以向時任用之臣旣已迸黜
不得不更用舊人有此蕩滌之舉則大有所未安所
謂蕩滌云者薄過微眚之謂也至於貶君亂統乃是
人臣之極罪不但上之人所不當宥爲下者負此罪
名有難一日容息況可以帶職立朝乎臣之愚意切
知 聖明必不如此而未有明白開示之敎故羣下
之情未免疑惑宋太祖之言曰洞開中門正如我心

大抵人君一心必光明正大自堂陛之近以至四海之遠皆洞然無阻可也君臣之間若有一毫阻隔則不但有乖於交孚之義亦何以做得國事乎　上曰向時貶薄君父壞亂宗統等語予知其爲情外搆誣故被罪諸臣幷皆蕩滌收用豈有心知其有罪而强爲收用之理哉君臣之間貴在情意相孚不宜有所疑阻予意本不如此矣於是中外洞然皆知　聖意所在矣府君又白　上言臣嘗請招延尹拯朴世采出入經席矣然有一事自古往往有假借儒名以欺世者大則害其國小則敗其身故人君或以此懲羹

而有輕士之心此非學問之罪也向日尹鑴素有重
名一世皆爲其所誤然豈可以此輕視學問之士哉
宋臣呂公著嘗薦常秩秩後頗改行公著有悔薦之
意明道曰侍郞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
殿下聖學高明求賢甚勤必無以此輕士之心而
人情自易如此願益加敦禮必致拯世釆於筵席以
補聖學 上嘉納八月 上親涖功臣會盟歷觀
景福宮舊址府君進曰 祖宗積德累仁以有此法
宮 聖上今日來臨宜念刱始之勤仍歷指 崇寧
文昭二殿及闕內諸司處以告且曰此中非有池沼

臺觀之美而北門外卽會盟壇也其地近三清洞水石頗勝而不入於後苑中雖以燕山之荒淫遊觀亦不敢恢拓　先王貽謀燕翼之意於此可見矣李元成發告堅柟餘黨悉伏法　上將再賞鞫廳諸臣府君因入對極言其不可俄有賜馬之命府君又上劄力辭不允　上又以元成再告後逆謀情節益彰露議復錄正勳五人府君及諸大臣皆言其不可　上不從命亟行勘定而引府君獻議中一段語爲證府君又上劄言臣所謂有功不錄可惜者只是文字間汎論而其結語歸重則專在於無可據之例有難輕

議也今　聖上處分取其泛論而不用其歸重之語此實非獻議本意而亦恐有乖於　聖上詢謀聽言之道也且此追錄之舉無論事體當否國家大小事必據法例而行之況旂常紀績何等重典而不問前例之有無遽爾斷定於羣議之外以來後世之譏議以啓無窮之流弊乎後又入對言其不可請依　孝廟朝申號例賞典恩禮一如正勳　上不聽先是庚戌逆柟使虜還奏言虜主問爾國臣强云云而柟時獨被引問自副使以下皆在遠不得聞所言云何及吳始壽爲遠接使又以是語聞而以舌官朴廷藎聞

於虜譯張孝禮爲言廷藎固云不聞始壽又證黃海
監司尹堦堦又上疏言始壽實言於臣臣未嘗別有
所聞於是人頗疑始壽自做以證逆枏之說方議辨
誣也許積權大運以　上意來問於府君府君謂宜
先問孝禮然後辨誣可議　上遂使積問於孝禮積
至虜館辟左右與孝禮語少頃還言孝禮自服渠一
時失言不足往辨於彼中事遂已及更化初修撰朴
泰遜首言始壽奸狀請亟辨槩會遣使虜中　上特
命齎金以往探孝禮所言虛實果無狀　上益知始
壽自做下嚴旨逮鞫府君與諸大臣承命按問始壽

旣辭窮猶不首服前後廣引證左輒皆無實　上命
嚴刑得情府君入對言始壽備員大臣不宜輕加拷
掠請叅酌賜死他大臣及鞫廳諸臣議皆同　上從
之而臺諫啓請嚴鞫處斷不允十月彗出　上引見
公卿三司詢問弭灾之策府君請　上謹獨以修德
正內治以御家邦去私意以儆國事節用惜費以救
軍民之弊且請諸臣奏對之言幷令書進以備　睿
覽　上許之府君退以其所對者演繹成文具劄投
進其畧曰伏以　殿下因星象報異大警動于心登
進公卿諸臣從容咨訪至丙夜不倦即此一舉足以

感回天心矣苐臣無似猥忝輔弼之任智慮淺短學識空疎不能敷陳格王正事之道以對揚休命退而慚悚彌日耿耿臣所陳誠爲固陋無足采者且緣倉卒忽擾或有舉其端而未竟其語者或有提其事而未究其義者無以發明其本意茲敢畧爲衍補以成文理謹以錄諸別紙隨衆投進外仍竊伏念今此諸臣各陳所懷雖未有奇謀異策亦無非關於　君德切於民瘼而同出於憂愛匡救之誠　殿下果能擇其善者而力行之則亦可爲弭灾之圖矣董仲舒論人君事天之道不過曰事在彊勉而已如其彊勉一

言足矣不然而徒爲一時口耳之資則雖嘉謨嘉猷日陳於前尙何利益之有哉必也修德而有修德之實講學而有講學之實愛民而有愛民之實然後可謂之彊勉而天休滋至諸福可致也　上優答十一月又有虹貫之變府君上劄乞賜策免以答天譴改卜良弼以濟時艱　殿下亦宜益加警惕懋修實德奮發振作毋以衰微而自沮延訪講論毋以悲憂而或廢操心無間於動靜而必加愼於幽獨應事無遺於巨細而必先立乎遠大是非邪正雖貴明辨而必主乎堅定勿貳慶賞威刑務合法理而必戒其姑息

苟且自方寸隱微之間以至政令施措之際一循天則毋或以毫髮私意參其間則轉灾爲祥祈天永命之道庶其在斯矣時 仁敬王妃新陟遐屬歲洊饑公私財力俱竭無以奉 山陵費府君憂之請御營禁衞軍一千名減番兩朔以其廩食助𢑥衞諸役江都墩臺所用石灰積置海邊不犯手者尚多請取以充闔壙之用勿責辦外方其他物力之可以推移者亦皆勿拘常規隨宜措處以昭 聖上惜費寛民之德意幷從之於是民力大省矣初追錄之命旣下而臺諫爭執久不果行至是臺啓始停 上趣召大臣

與元勳同勘府君旣詣賓廳以諸大臣未有至者請
竢齊會勘定至再啓始命召左右相又皆不至 上
命府君獨與元勳勘定玉堂上劄言其不可 上怒
下嚴批政院覆逆又折責之府君上劄匡救其畧曰
玉堂所陳皆出輿論本非一二人之私言 殿下固
當翕受而嘉納設令遣辭之間或有不概於 聖心
此不過憂愛之切自不覺其言之激發亦宜優容寬
假以彰弗咈之美而今乃大加聲色震薄摧折使論
思近臣狼狽蒼黃此豈 聖世所宜有哉 殿下以
天灾孔憏之日不念匡救之道責玉堂之臣今日諸

臣無一事一言可以弭天灾而寬　聖慮者此則大小臣僚俱不得辭其罪矣然念人君言行所以動天地今　殿下辭氣之發大失和平施措之間未免顛倒以此應天其亦難矣勘勲國之大事固宜熟講而審處雖使所勘得宜既勘之後應行之典自有其序有何忙急之事而前後處分每出常格之外悤悤汲汲若不能少遲晷刻臣未知此何舉也古人曰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以　殿下之明聖豈不知此義而一舉措之間自損威重至於此哉臣竊惜之伏願殿下平心察理亟示悔悟之端慰諭玉堂之臣俾

安其職使中外之人咸仰日月之更焉臣於追錄事初旣爭執而畢竟奉行可謂前後無所據矣至於今日 聖明之過擧節次增加皆由於此則助成過擧之罪臣實有之臣誠慚赧惶蹙其何以自解於公議乎乞亟賜罷免仍治臣罪 上溫批開釋尤齋宋文正公自郊外承 慈聖諭召復入朝時 上以痘忌久不接臣僚府君上劄請毋徒以召致爲能事至誠委任終始勿貳以爲心膂之托不拘常規頻賜晉接事無大小悉以咨訪又俟寒威稍解日晷漸舒開筵講學輒令入侍以資啓沃又言羣臣之不得瞻望

威顏已數月矣政令事務之須經面禀者未免淹滯
下情已多悶欝而民心之危疑訛言之煽動亦未必
不由於此今雖不得廣接臣僚如平常之時輔弼者
德之臣不宜一時疎遠況時烈雖以拘忌爲辭身在
別處旣不犯染宿齋豫戒之義又其所素講者則預
降指揮俾得隨時入對顧何有所妨也　上卽開納
許於開正引對時去新歲蓋數日矣府君自前歲春
初在謫已苦火病及還朝連值國家多故勞悴已甚
臘月又遭女子喪哀傷疾益苦不能造朝連上章乞
免及　上引對又不得入侍遂上劄引罪且言曰春

者歲之首也三陽回泰萬品昭蘇布德和令此正其
時誠願 殿下警臣工則用遒人木鐸之徇尊賢士
則遵月令禮聘之義恤民隱則法漢文賑貸之詔又
必本之一心以體天地生物之仁建萬善之長恢大
公之理要使政令威刑無一不出於中正則古聖王
對時育物之道不外於是矣程子曰一年有一年工
夫又曰不日新者必日退 殿下即阼今已七年于
玆矣果能逐年有日新之功則國勢之不振豈至於
此哉況今誅除亂孽廓清陰翳四方黎庶祈向倍切
此正 殿下之一初也修德發政苟不有以日新而

未免爲日退之歸則大易所謂終止則亂者不幸近之矣天命之去就民心之向背其幾實在今日伏願殿下念哉念哉二月左相閔公以疾遞摠護使府君承命代其任宋文正公去朝　上連遣近侍及重臣勉留不還府君上劄言曰賢者之出處關時重輕爲世法程不惟上之人所當默察其去就之幾在賢者自處之道亦不可不審其宜也時烈今日之退以常情揆之未見有可去之義而然且决去不顧者必自有其義而非衆人所敢知也第其告退之章書啓之辭終始歸重於引年一節此則亦有可言者矣七

十致仕固是禮經明訓而其下又有不得謝之文自三代以下降及後世雖年過七十或至八九十而若其德業位望爲國家所倚毗則上不肯捨下不敢退者何限而未聞其有傷於禮義也況今國勢之危不翅綴旒朝廷之上心膂無托以時烈受　三朝不世之遇荷　二聖非常之眷任賓師之丕責爲士林之宗主而其可使徒循常禮自屏於寂寞之濱哉臣愚以爲更以此義申申懇諭以勉回其遁思而期於復致朝端有不可已也抑臣又竊伏念自古人君之於儒賢其侮蔑疎斥者固所不論雖其知所尊慕者其

始也禮貌非不至而及其招之不來挽之不留施之
不見報則鮮不至於怠倦甚或繼之以憾怒便以爲
賢者無益於實用遂並與一世之士而厭薄之如是
則乾道日亢正士日遠而國事無可爲矣臣固知此
非所可戒於　聖明者而區區之愚不能無萬有一
慮也時　上待儒賢恩禮隆至而文正公遽决去府
君恐　上意或因是而衰怠故於劄末三致意焉始
臺諫爭吳始壽事　上旣不允而後又因　慈聖特
敎有減死之命臺啓猶不止以此獄久不決及趙持
謙爲司諫首引避言賜死與鞫問皆不可一日又來

詣府君極論此事已又從容言彼大家也他日世變不可知亦所當慮府君厲聲責之曰是何言也公少年名士尙爲日後利害計耶持謙愧謝而去然自是論議漸歧觀望前郤者益衆而姦黨遂以藉口矣至是大司諫尹趾完又引避言始壽罪犯固人所同嫉然言根是異國之人證左是象胥之輩此必爲日後是非之端且始壽曾在近君之列不可加以刑訊無寧特貸其死使沒齒於荒裔梼棘中府君上劄辨之曰始壽之事實是古今所未有之變而其人雖無狀亦嘗備員大臣則此豈非國家之大不幸也若按治

之際徒懷憤嫉之心不思明愼之道則不惟受罪者之有所鳴寃其在國體亦恐損傷非細是以前後推覈不厭煩複其所援引雖涉不緊一出其口擧皆逮問及其證左無憑辭窮情得則　聖旨赫然特下嚴訊之命而臣與叅鞫諸臣竊以爲始壽罪犯上關先朝則治之以鞫逆　聖意有在而輕加拷掠猶有所不忍亦不無爲國家顧惜者敢請姑寢成命而拿問同行之監司與聞之兵使又就始壽前後供辭中自相矛盾者摠合而究問然後又與朴廷藎兩造對卞則情僞自見肝肺畢露特遲晩二字不發諸其口

耳到此地頭無復有可恕之道而已下之刑推更無可以請寢者無寧因其情犯之已著者而酌處以賜死猶不失討罪之典而亦不違於古昔盤水加劒之義遂相與請對陳稟而 聖明又各賜詢問特降裁處賜死命下之後臺諫之請以嚴鞫固是執法不容已之論而顧乃耽延時月生出別樣新見至請並鞫已推覈之諸譯凡按獄之法本無元犯證左並鞫之例諸譯之罪只在於語言曲折之間詐不以實而初無關於獄情肯綮則只以其罪罪之可也必欲與始壽並鞫終未曉其意義若非致疑於始壽情罪之有

可恕而按治之不以法則豈有此等議論哉人之意見各異固不可强使之同而至以不待自服直爲賜死爲一大失體枉法之舉立異引避不欲與其論此殆近於全不曉事者之見誠不滿一哂也若使始壽自承其罪則固當快施邦刑何必區區酌處爲也今此趾完所以立意遣辭者尤有眩幻難測而其所謂言根是異國之人證左又象胥之輩者是擧其獄事都歸之於虛妄不可信之地也始壽之罪初出於假托異國人之言而當初　慈聖親降痛迫之教至欲辨誣於彼中則何可以異國之人而不爲究覈其言

根乎况臣強之說本無與於致祭彼中之所不聞而孝禮敢以是傳播於我國孝禮之所不言而譯輩敢以是做出言及於始壽者此皆不關於渠輩一身之利害則實是事理之萬萬所必無也天下事理自有灼見而難誣者又何可以異國之人象胥之輩而不之信乎此是始壽勢窮語屈之後所藉以爲口實者而今趾完又敢執此以爲斷案實與始壽之所自謀者如出一套所以爲始壽地則至矣臣未知其於義理何如也且如趾完之言言根證左皆不可信則始壽之罪都無事矣又何必栫棘於荒裔而其所謂人

情之同嫉者何事所謂明施典刑者亦何罪也其亦異矣至於必爲日後是非之端云者尤非臣淺慮之所及也昔宋元祐初年有以他日之禍諷司馬光者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臣竊嘗以爲人臣事君之道但當以此存心隨其義理之所在處之必當而一切禍福利害置之度外可也若先計較將來之事唯以苟且姑息爲務則其害必至於義理晦塞奸賊覬覦而君臣之大倫國家之大法擧將斁滅無餘矣臣之妄憂正在於此不敢爲一身日後計而雖以國家事言之過存後慮先自畏怵威刑擧措未免顚

倒則徒使國體反輕人心靡定而終必有難言之悔豈不大可懼哉然如趾完者官以諫爲名而倡爲此超凡之論以資邪說之肆行則目前之憂已足寒心日後是非又何暇論也後又入對言曰趙持謙以不待自服徑先賜死爲不當此固不成說矣若以賜死爲不當則嚴鞫得情之啓少無不可同參之事而必立異不參臣未知此何義理論議也自　上仰體慈聖好生之德雖有減死之命非以其罪有一毫可恕之道也前後　聖教舉其誣辱　先王之罪不翅嚴截則爲臣子者何敢有救解之心乎持謙在年少

中素有才望而如此易見之義理尚不能分曉所見之蔽惑至此誠極可惟自持謙倡爲此論一種妄議肆行無忌至於尹趾完而極矣因此奸黨藉口人心不定國體日壞將至於不可收拾此不但一時之憂也持謙妄論之罪不可不一番責罰以鎭浮議以嚴國體矣 上命罷其職而始壽後卒賜死五月冊中宮府君承命爲正使禮成賜鞍馬旱甚引咎乞免時因內司誣訴命掘移民塚之近柴場者府君附陳其不可曰夫生人之破家失業亦王政之所矜恤況近百年許多朽骨在法不應掘移者一朝而驅出蕩

析不得保其丘壠則其所怨咨豈不足以感傷和氣也目今逢天癉怒民將盡劉凡係一政之施一令之發務宜加慎使出於大公至仁而似此舉措猶未能處之無偏則其何以表率羣下以圖平明之治乎

上爲寢其命七月引疾請告章十八上不許屢遣承

旨敦諭黽勉起視事初朝議以軍民身役偏重爲百年痼弊查出諸道兒弱逃故限年蕩滅然不過數年其弊當如故而顧無以繼之府君與一二大臣議行戸布法以通其變尚慮士夫及遊民不願者多難遽徧行以兩西形勢異於他道欲先試行以爲之兆會

聞關西士民頗有願行者遂以書問於監司柳尚運
兵使李世華皆言法良便士民願行者多因草定節
目以來府君建請先置主管堂上一人以委其事令
與道臣往復講定益究其便否然後行之旣得旨以
左相方在告右相未及會議不卽分付本道而臺諫
遽爭執右相又以不及預聞自引咎乞免府君上劄
具陳建請本意只欲熟講便否非在決行仍請遞免
不許時壬戌正月也後又於引對奏言戶布之議行
於朝廷久矣而所見不一年事洊凶至今不果行矣
臣意本欲熟講可行則行不可行則已之而臺諫不

知委折乃以亟寢爲請有若卽今便擧行者以致人心搖動浮議橫生此殆臣不善鎭定之罪也然議者如以戶布決不可行則亦須更求他策不然則雖一二年亦難支撑矣已而掌令申櫰又劾柳尙運李世華不度民情妄稱令便　上怒特遆櫰職府君以爲法未必可行而朝廷先擾亂是尤可憂卽入對請寢櫰特遆之命曰我國之事雖小事論議轉激則絕無可定之日而反有害於實事卽今臺閣皆避嫌將無臺官矣似此氣象擧動少無益於事且今歲饑民困新令不可行姑置而鎭定之似好矣　上不從已而

又黜禰懷邊邑府君又言其過當 上竟不聽且命諸臣會賓廳雜議戸布便否府君入對首言民心驚擾宜如前所陳姑且停止然今日事要必有大段變通然後可以支過待年行之似不可已矣且言臣在賓廳見諸臣議者率多言法非不良而時不可行或言法甚便不可不行或言法不便斷不可行而其以爲不可行者亦不言何術可以救弊請於榻前下詢時令各言救弊之策於是諸臣入對各陳所見大抵多言其不可遽行而竟亦無他策 上遂命姑停待年歲稍稔更議後亦卒未果行識者恨之六月引疾

請急章七上不許吏曹佐郎金鎭龜用剡薦擢授廣州府尹府君上劄言鎭龜登朝未二歲遽陟二品之職晉擢太驟旣非政體所宜恩點越次尤致物情之惑宋王朝進用朝士必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尙淺且俾養望歲久而後擢任則榮途坦然中外允愜此可謂深知用人之要也今鎭龜發軔名路聲譽方輿汲汲超擢恐非愛惜成就之道也　上爲亟還其命七月大風拔　陵寢廟社木府君入對引咎且言　仁祖乙亥風灾甚酷未幾有丙子之亂風性急其應甚速此大可懼易曰風雷益蓋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

雷之猛則必有益故易之象如此過者聖人以下所
不能無惟貴速改以從善而已人君一日萬機尤宜
省察過則改之善則從之所謂一心合天者此也若
然則一時灾異反爲 聖德之益無何彗星又見時
上將爲 大王大妃行豐呈禮已命戒有司矣府
君言 殿下上奉 兩慈殿奉養之道宜無所不用
其極而連値凶歉常供亦且裁減羣下之情固皆歉
然況 大王大妃春秋已近周甲在 聖上喜懼之
心備儀上壽情理之所不容已爲臣子者孰不欲奉
承而第豐呈之禮乃是豐亨盛擧自 孝廟以後不

得設行今年農事難望登熟灾異又疊見朝家無他警懼脩省之實而遽下此命遠近聽聞恐不無疑惑請節省繁文以進宴設行　上從之臺諫以生進覆試冒入者多請罷塲復設　上不從及榜出又請罷榜累月不止於是遠方擧子及諸道守令來赴省試者皆罷去而臺啓始停識者猶以爲已晩而大司諫柳尚運輒上疏言停啓之非持平趙亨期極言罷榜無謂又力詆諸臺主罷榜之論者正言李宏初以被斥亨期自劾已而遽出而劾亨期　上嚴旨切責宏又自列語益張皇玉堂反請宏出仕是非顚倒已甚

府君因入對言尙運侵斥停啓之臺諫顯有陵駕之意是旣失和平之道矣人言之來安得遜順亨期啓辭固支蔓麤率過激不中又失禮讓相敬之風然其論罷榜之不可則語意明切寧有可罪李宏以首發此論之人旣以被斥自劾而卒反彈劾亨期旣已大乖臺體且以罷榜爲一國公共之論尤屬誣罔而玉堂反請出仕且曰人見本不同不必苟合夫所謂處置者欲其別白是非而立落也若不問是非只曰人各異見不必苟合云爾則是將無見遆之臺官矣論思之地豈有如許言議乎臺諫爲人主耳目固宜優

容寬假而至於是非不明論議顛倒則亦不宜含糊處之李宏不可仍置其職而玉堂亦宜有警責矣
上命罷宏職遞玉堂官府君言罷職過重且朝家處置不得其中則反致浮議之轉激宜止遞職　上不許退又上劄言之時大司諫柳尙運亦因前事自劾諫院請出仕而　上特遞之府君幷言其不可曰國家用罰貴在得中言路所關尤宜審愼而　殿下所以處之者未免失其輕重之則使物情之疑鬱衆論之紛紜日加一節臣之本意蓋欲鎭定浮議裁抑弊習而終歸於益其紛鬧有妨言路臣誠無以辭其咎

而其在　聖明亦豈不爲矯枉之過乎　上爲還收
宏罷職尙運特遞之命而年少浮薄輩論議益激文
正公曾在　仁祖朝爲大司憲値有罷榜之議獨引
先朝受教立異引避　仁祖以爲是卒不罷榜至
是臺官主罷榜者乃或拗引文正公事爲言府君上
劄引咎曰臣祖父平居則甚病罷榜之習立朝則力
主勿罷之論與今日言者所執不翅秦越而顧乃横
被斥辱聲其口吻無復顧忌微臣之故又豈有此此
雖臣之所自取亦可見世變之無不有也且臣前後
所陳雖甚妄率自以爲上奉邦憲下襲家訓可幸不

至於負大釁戾而惟其地望不足以見重言論不足以取信畢竟有百害而無一益以公則墜喪國體以私則忝辱祖先若復率意妄作有甚於此者則其顛頓僨敗又豈止於今日所遭也臣之不敢復論國家事固已决矣安有如是而可以苟據具瞻之地者乎

上勉諭慰安其後屢引疾請免不許先是宋文正公被召再入承旨李玄錫上疏言前在臺閣嘗參宋某論罪之啓今當　聖上尊禮之時職在該房奉行禮待等事有內不自得者且非所以安其心請自避免宋公聞之即日還出城　上因玉堂言削黜玄錫

屢遣承旨勉諭宋公宋公念時事蕼虞　上眷又隆
不忍决去遂次近圻累上章乞致仕府君入勸　上
請勿遽許休致且益加誠禮俟其至而徐議所以處
之　上從之時臺諫論玄錫罪不止削黜請遠竄
上久不允府君請亟從其論且言天下事固有從微
至著者其漸不可不杜也　聖上於時烈大覺前事
之非禮遇之隆夐出尋常此誠千古所罕有之事也
然前後引接未嘗說破禮論一事故不逞之徒陰相
窺覘以爲　殿下特拘於時事之變改外示禮貌而
聖心尚有未釋然者執此爲欛柄欲爲後日反復

之計玄錫之疏蓋亦出於探試此不可不察也 上
卽命玄錫中道付處先是許壐許瑛謀逆伏誅金煥
實發告其事而有仝翊戴者御營將校也嘗以柳命
堅有可疑狀告煥及煥得壐瑛凶書命堅名又在其
中煥頗疑翊戴前言有緖誘致翊戴詰問其狀翊戴
知煥將上變遽自疑懼徑走金益勳所告命堅事益
勳遂拘置軍門以須事發而煥旣問翊戴知命堅無
事實不以入於變書故鞫廳亦不逮問翊戴旣數日
益勳無以處翊戴來請於諸大臣府君與左相閔公
議以爲煥雖知此事旣不以幷告則自鞫廳發問與

令益勳來告皆不可右相金公錫胄謂益勳宜自啓
聞於是益勳卽兒房密啓其事遂逮命堅一問卽釋
至是臺諫劾益勳密啓非是府君因入對具陳事曲
折且言翊戴所告雖卒無實將兵之臣旣聞此語何
得掩置不告假令掩置而後乃發覺則反爲大罪矣
昔柳孝立之變陽陵君許穡病不能自來告遣人抵
洪瑞鳳家瑞鳳轉送于元勳家始令詣闕上變故頗
稽滯其後瑞鳳錄勳而臺諫以瑞鳳圖避告者之名
不卽來告至請削勳其時論議與今時異矣又言壐
瑛凶謀狼藉而端緒未盡發露徒黨未盡吐實故外

人或疑獄事不明白而亦有以告者賞典爲過濫矣
臣終始按獄實不免失之過愼蓋凡急書旣上則名
在凶書者一併逮問獄體則然而 聖意欲以次逮
問故臣等亦奉承 聖意矣果使璽等無他徒黨而
只渠輩數人欲行凶則獄事之止此誠幸矣或有餘
黨網漏者則日後之慮豈其小哉且告者論賞不在
於賊人名數之多未見其過濫矣是時後進年少類
皆無深慮遠計徒喜立異論以爲名高且以示德於
一番人旣以密啓爲益勳罪而又疑璽瑛本無逆謀
特益勳與金渙等慫恿而成之於是持益勳益急府

君據事明辨終始不撓遂以是失少輩意而朝論益乖矣是冬恒燠且雷府君入對陳修省節用之道又言爵賞恩典國之大事雖大官不宜輕易陳請今則體統不嚴人皆陳請一番特恩輒欲爲例　仁祖朝事臣固未能詳知而　孝廟以後臣所親見豈曾有此事至於　先朝時所不敢陳達者今則容易陳達誠可寒心矣在　上聽言之道其關繫　聖德及朝政者固宜容受而至於陳請恩典則不當輕易聽施況不下詢於大臣諫官而只因一人言直許施行尤極不當矣羣下之如此實由私意未祛而　聖上亦

宜思所以反之者　上嘉納十二月持平俞得一又以密啓事劾金益勳請遠竄府君時方引疾乞免因言臣向嘗入對敢陳益勳密啓曲折憲臣今以此重劾益勳是臣所陳未免謬妄之歸尤不敢苟冒　上不許癸亥春引疾請急章八上不許時宋文正公及玄石朴公俱在朝而臺閣方爭金益勳事論議轉激不可鎭定宋文正公上劄諉之當事大臣而朴公尤欲大臣建白酌處以靖朝廷府君遂推此意言於上始命削黜然年少蠭生之論猶未已矣三月實錄成拜鞍馬之賜時臺諫以金煥誘脅翊戴意在誣告

請鞫問又請按金重夏誣告閔黯之罪　上以重夏之告閔黯雖誣其告宗人秀胤犯　上不道語亦自有狀不可直用誣告律特命貸死流竄臺諫旣爭之且咎諸大臣不能執法至是府君入侍朝講臺諫又力爭煥重夏事斥大臣不亟改前見以伸公論語頗凌逼宋文正公見之以爲大臣者　主上之所尊敬也苟有所失則臺諫劾之可也若乃凌踏侵迫必令枉其所見而從己之言則有傷體統退見左相閔公爲言此意閔公遂以宋公言白　上於是大司諫柳尙運正言李東郁相繼引避譏斥體統之說無復顧

忌宋文正公時適乞假沐浴于嶺東歸至東郊聞之
轉向驪江時議又以李公選移書勸去詆斥不已至
以眩亂傾軋爲罪宋公益不安遂自驪江決歸府君
入見　上具言臺閣言議之過因曰諸臣寧有侵逼
大老之意而使其誠有尊慕之心則宜有以小安其
心矣今者徒伸已見少無顧藉若此不已則前頭安
知無駸駸侵犯之事乎　上之禮遇大老雖隆亦須
察其情跡之難安可矣應教朴泰遜上疏詆府君謂
使士類得罪而交搆者成其計府君上劄辨之曰宋
時烈改轍東歸本非初志輾轉不安遂至長往無論

其所以然之何故而乃以 三朝賓師之大老歷萬死一生之奇禍復遭盛際蒙被曠古之恩禮而至使狼狽棲遑不得安於近圻者誠不可使聞於後世臣私心慨惋竊不自已適造前席冒陳所懷亦非敢億逆懸度以爲之說只以大老之疏臺臣之啓人所共見者而言之貽書一事大老則以爲出於相愛無它而臺臣則或曰貽書以沮其行或曰心跡昭不可掩大老則以通書之人並被株連引以爲嫌至云無面對人而臺臣則齊攻李選必欲加以眩亂傾軋之罪設令貽書者心跡誠有可惡如臺閣之論而旣見大

老疏辭之如此則姑且稱停其言稍存顧藉之意可
也今乃別出意見一向耶當名爲尊慕大老而自不
覺其意之背馳其言之磨戛多見其不思之甚也至
以大老之決歸謂其專由於交搆者則尤涉不韙夫
乖間交搆者固有罪矣曾謂大老介石之志動於交
搆之言以決其去就耶觀乎此言則其不爲侵詆者
幾希如沈極承望風旨之輩顧何足深責而一時羣
議打成一片牢不可破臣實爲之寒心也然臣不欲
索言以增其紛紜只得微婉其辭舍近而憂遠可謂
過於委曲矣曾不料以此而重激衆怒也臣當此灾

咎迫切國勢杌隉之日叨竊匪據無毫分裨益目見
朝論橫潰風波方生而又無調和鎭定之望日夕憂
惶只俟罪責今者一言發口自速詆謗其所謂士類
得罪而交搆者成其計云者語意深緊臣之罪案更
添一節何敢覥然苟冒於鼎席之上乎 上批曰震
撼擊撞欲其鎭定自是大臣之責此等浮薄之說何
足介懷已而掌令沈極再引避斥府君拗引金益勳
事以依阿外戚戕害士類爲言極素闒媷不識字年
少持峻論者引以爲鷹犬授指假手以肆醜詆府君
上劄引咎乞免不許翌日入對言人必自侮而後人

侮之今臣狼狽皆所自取又誰怨尤第緣臣一人國
家體貌傷損已多亟許辭免退之以禮公私兩便矣
上又勉諭不許且示罪極之意府君言極前後避
辭張皇訴辱有同閭巷間罵詈之言此固非士夫相
敬之道然以朝家大體言之若以其侵斥大臣而輒
罪臺官則　聖德豈不有累而朝議豈不轉激乎因
言今日鬧端皆由於金益勳事門黜放釋與否本無
甚輕重宜姑勉從臺論時俞得一復入臺論益勳事
上嚴旨斥以賦性邪毒府君言人君之於臣下如
天之覆燾萬物宜無終棄之人其有一時觸忤隨事

誨責固無不可而至於舉平生而斥之實爲過中聖人辭不迫切似此等教不當輕加於臺閣之臣亦恐有欠於　聖學涵養之工也於是　上爲寢益勳放釋之命且改嚴旨中四字而極竟黜補孟山縣監府君上劄言極其職則臺憲也所坐則論斥大臣也而一朝黜之下邑迫逐蒼黃遠外之人卒聞臺官以言獲譴必將驚惑竊議則其爲　聖朝之累當復如何以臣之故馴致時議增激而　聖德受玷則其罪無以自解矣時諫官有上疏救極者曰沈極避辭大臣激之府君於劄末並以是自列曰臣嘗聞先正臣李

珥爲憲長斥正言尹承勳以承望風旨臣不量時宜
妄效古義不覺其有乖於待臺閣之道是誠昏謬之
過也設令極有失而專由於臣之激成則臣之受罪
宜在極先何可獨罪極哉　上不許府君又引疾請
急章劄十數上敦勉愈切一日三遣承旨趣召府君
遂强起詣闕請見備陳爲相四載無少裨補徒使朝
論益激中外之議皆以爲不當仍處重任乞亟罷免
且引宋韓琦持四方人士見責不退書入告神宗事
爲言　上不許曰昔司馬光之入朝都民加額卿之
復相也亦如此而今者人心不淑有此謗毁極可寒

心卿以 先朝輔弼之臣爲寡昧所倚重雖日呈十
章斷無允從之理宜體此意安心行公府君泯默而
退右相金公錫胄以趙持謙等偏私植黨壞誤國事
請行責罰以靖朝廷於是持謙及韓泰東罷職吳道
一黜補嶺邑府君同左相閔公入對言諸人罪名未
著而徑加罪罰處分過中非所以鎭定 上不聽七
月復請急乞免前後凡十餘劄府君時實有疾又以
蹤跡鮠硊國事無可着手故必欲釋負而後已其第
五劄復引韓琦事爲言曰琦之辭位也持四方見責
不退之書開陳於帝前其所謂見責者豈有嫌怒於

琦故爲敲撼而然哉特以琦當退不退而責勉以去就之義也琦之必執此爲辭者亦以見公議所在不容不退也況臣罪愆山積咎責溢世當退之義又不止如琦之所處則前劄所陳舉國之人皆謂臣宜退者自是公言實狀此豈娼嫉臣身用意詆毁如 聖教者哉琦以兩朝定策之大臣德望繫天下安危而猶且力辭必退神宗惜其去至於流涕而終不得不許是豈琦忽於體國之誠而神宗薄於待輔相之道哉誠以君臣相與唯在誠信禮義不徒以外貌虛文爲貴也又言文彥博之被駁於唐介也仁宗雖以此

罪介而彥博亦免其職王陶之論毁韓琦也神宗出陶于外而琦之辭退亦由於此豈不以大臣爲四方之表一被人言無論彼此是非不宜使冒沒仍據也彥博琦尚然況如臣之萬萬無似乎況臣之爲國人所詆罵有非一二人論斥之比乎其控辭懇切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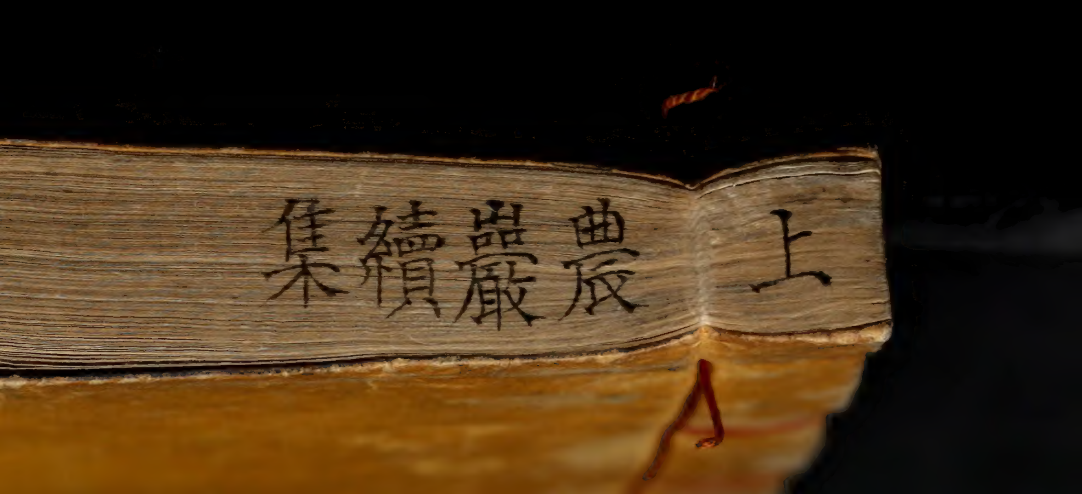
上猶不許九月强起詣闕自陳前後違慢之罪

上賜對慰勉十月　上患痘疹府君時兼內醫院都提調晝夜侍直禁中不脫冠帶不就枕席至誠焦勞感動傍人又慮人心驚動方　證候屢變往往危劇而從容安重鎭之以無事以故　上服藥凡數十日

而中外謐如以府君之靜而理也旣平復 上特賜白金鞍馬皮褥田民如功臣例命官子弟一人府君入對力陳賞典過侈懇辭不受 上爲損其數

農巖續集卷上

[illegible]


農巖續集
上